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螢窗清玩 第二卷 玉管筆

詞曰：好事由天設，何論人工拙。任阻天涯，自然同室，自然同穴。問當時，那得個中情？有口渾難說。最是同心結，千古無休歇。世事浮雲，一般造就，一般磨滅，獨這些快事與奇人，長似天邊月。——調寄《小桃紅》

夫秀士佳人，妙人也。海誓山盟，至情也。嘉偶良緣，美事也。有如此之妙人，自然有如此之至情；有如此之至情，自然有如此之美事。生之者天地，成之者鬼神。其出雖無定時，而其遇終有定局也。究其所以然者，則惟大專（物故顯其奇。留千百年之靈秀菁華，萃一二人之才情色澤。全功盡用造出絕妙的人，賦就至切的情，作合最美的事。委委曲曲播弄而成，使上下古今，知造化真有奇妙之處。噫，造人而至於秀士佳人，則人之菁竭矣。用情而至於山盟海誓，則情之種真矣。成事而至於嘉偶良緣，則事之美極矣。夫是以騷壇雅士錄傳奇者，恒以閨閣為先。而一日風流，遂為千秋話本也已。

先朝慶曆間，有周生者，諱德聞字允升。湖之衡州人也。少孤而貧，其父周禎早卒，父弟祥以鄉薦，仕至九江府尹。其兄德明，放蕩不羈，世業日墮。母張氏深惡之，而莫可教也。還喜周生，生得體貌端莊，質性聰慧，喜誦讀，寡交遊。幼時張氏以經傳教之，能記且解。張氏嘗撫其背謂之曰：「昔爾父年少苦勤，奮志早卒。爾兄又浪蕩廢業，決不成人。則繼阿叔而振家聲者，惟爾一人耳。爾其畢爾學業，取爾功名。使上蒙天子之恩，下繼先人之志。則為母百年苦節，亦可含笑於九泉矣。」生感而泣曰：「願遵母訓。」遂書張氏之言為座右箴。自是晝夜研精，刻不釋卷。數年後，自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，百家眾流之論，陰陽圖緯之學，周洽敏捷之辨，支離覆#之數，天文地理之說，山海爾雅之奇，無不誦習而熟其文。研究而窮其理。詩文詞賦，眾體俱工。嘗有書齋雜詠十絕。錄其二云：

更闌月色透窗紗，歷落空階樹影斜，  
閒讀仙書猶未罷，且攜樽酒酌梅花。

又云：

曉夜焚膏已十年，浮槎終隔萬重天，  
何時掉向雲衢路，獨步瓊林第一仙。

又《望江南》詞一闕云：

幽閒地，孤讀復孤眠。萬卷詩書歸眼底，暗將藜火自熬煎，鐵硯欲磨穿。淒涼處，雪案抹寒煙。秋水磨成空斂鏢，毫光直透九重天，奪錦是何年？

其平時所為文章，不可殫述。是年十五歲，試童子軍。題是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，其小講雲，且世之貴乎君子者，貴其有用世之才乎？尤貴其有修己之道耳。夫道不取乎泛，舉其重以該之，而道之體尊。道不取乎多，握其數以圖之，而道之旨約。宗師獎其年少，首選青衿。明年春科試，案臨以等第一，補入優廩。

一日張氏謂之曰：「汝叔父自蒞九江，三年於茲矣。人遐日遠，未見一片家書。吾欲令汝往探一遭，未知可能去得？」生對曰：「兒有此意久矣，但兒既匹身長邁，兄又浪跡遠遊，菽水之間，即將誰望。」張氏曰：「汝嫂賢慧，我亦康強，汝其勉之。」適其嫂奉茶至，亦為之勸勉。生乃拜曰：「謹承慈命。」張氏叮嚀曰：「山高水闊，處處小心。」生諾而退。越數日，束裝行李，攜家僕阿三偕行。路上困頓無聊，為之作歌曰：

我徵徂西兮，阻且長。行蹤靡定兮，使心傷。羌陟於山兮，山嶺嶂。欲涉於水兮，水洋洋。肆煙塵兮，溟漠。顧天地兮，微茫。立馬兮，瞻望；望九江兮，天一方。

徐行數日，路經岳州。忽於曙色開處，遙望見風波浩蕩，銀浪汪洋，聲撼山川，氣蒸天地。蓋已至青草湖矣。生大喜，偕僕而往，泛舟渡湖。生舟中指謂僕曰：「南面一山，木石蒼茫，煙嵐掩映。所謂青草山者非耶。」此時浪影波光，一望無際。生喜且想曰：「吾聞青草湖，南接漢湘，北連洞庭。東納汨羅，泱泱瀾瀾，為荆南之巨浸。安得週遊一遍，以識天下之大觀耶。喜是日風輕浪靜，一葦如飛。曾不崇朝，已抵東岸。由此辭岳州，渡洞庭，過吉安，統計幾二千里。一路上，逢場飲酒，觸景題詩。古蹟所存，備極遊玩。所以馳驅月許，自覺況瘁俱忘。

忽一日，有客自豫章來，適與生寓。閒話間，談及豫章風景之勝，文物之奇。生性好游，遂作豫章之想矣。退而謀之僕，僕不可曰：「從此通袁州，往九江，即消幾日便到。還游甚麼豫章，添上無窮的路來。」生曰：「乘便耳。吾意已決，汝勿多言。」次日，開船進發。不數日，而造臨江，寓於府城之仁和巷。居無何，忽一日聞門外有喧嘩聲。生出視之，見一士人，年過三十。怒狠狠的罵說甚麼：「張鳳仙恃才傲物，凌辱斯文。到底要出我這肚氣。」且罵且行，奮然而過。生訝之，問於館主人。主人曰：「從此仁和街通過，就是百花巷，中有一妓女，叫做張鳳仙。去歲被鬻至此，聞說他生得十分伶俐，又有高才。但他生性忒過硬些。初到時，鴇母勸他接客，他死不聽。有貴介公子，揮黃撒白，求一夜歡，他全不經心。只管作詩取笑。或有以淫詞調戲的，他便拔劍相尋。他說只要考得過，他情願終身服事。至今考來考去，也沒有個中他的意思。方才行過的士人，必是考他不過，被他取笑了。」生曰：「以上府文華盛地，豈無一雄才偉略的壓倒了他？」主人曰：「若要好文章，好詩賦，到也有人。但他的才情十分敏捷，執筆便成。考他的，也要執筆便成。少待思索，他便揶揄嘲哂。所以來考的，只此一著，往往輸過了也。」生聞而悅甚。明日往訪之，過百花巷中，但覺：

樓閣參差，簾櫳掩映。爐香馥鬱，物色輝煌。弦管均調，前而歌兮，後而舞。杯盤錯列，此而醉也，彼而醒。賣笑樓前，列著兩行粉黛。迷香洞裡，擺開一簇胭脂。聽滴滴之嬌聲，俱道東客來，西客去。睹翩翩之妙態，無非左邊送右邊迎。藪是風流，信可樂也。門無關鎖，寬其然乎。

生且看且行，至一大院，重門緊閉，寂寞無聲。門上大書「花關」二字，旁懸一絕云：

六朝金粉二喬才，都自瑤池謫降來，  
為報世間塵俗客，非仙休得天台。

後寫豫章才女張鳳仙書。生正看間，有小青衣自小門出。年可十五，顧生者久之。忽指曰：「門上這兩個字相公識否？」生曰：「我不識，爾道是甚麼字？」青衣曰：「我道是花關二字。」生笑曰：「花真開耶？妙妙。且問爾名甚麼？」青衣曰：「我名小梅，爾也姓甚麼，名甚麼，來此做甚麼？」生笑曰：「我姓胡名蝶，聞爾說花開，故來採花哩。」小梅嘻嘻笑曰：「噢，爾這句話，我也曉到了呵。怕我娘子聽聞，教爾吃苦不了也。」生曰：「娘子可曾在此？」梅曰：「不在此，還往那裡去。」生曰：「爾可傳語娘子得知，說小生要來拜訪。」說訖，袖出銀子二錢賞之。梅接過名帖，入見鳳仙，說門外有人請謁。鳳仙接柬，見書著桂陽周德聞拜。因教小梅出回復曰：「娘子說，向來所謁，全是惡薄少年。沒一個雄才雅士，今不願枉費筆墨了。請自便為妙。」生笑曰：「我亦豈枉費筆墨耶，只消兩合筆鋒，當要斬關而入矣。」然枉道求合，有志者豈肯為之。因和其門前一絕云：

劇憐國色與天才，冒逐東風趁曉來，  
不信神仙猶薄倖，空緣採藥到天台。

寫畢拂袖而歸，小梅將其言與詩，稟知鳳仙。鳳仙聽了，曰：「詩意固佳，然不肯枉道求合，更是加人一等，此雅士也。汝亟為我訪之。」小梅曰：「他年才十六七歲，卻是個伶伶俐俐的後生。後倘風流真可人意，想他一定有些才調了。」

越二日，小梅出買果子。遇生於觀音庵前，具致鳳仙稱許之意。遂邀生詣院外，遣入耳房坐之。生謂小梅曰：「汝可上稟娘子，說勝負之下，筆不饒人。倘小生輸於娘子，情願抱首而歸，甘拜下風。倘娘子輸於小生，速即納首獻關，勿復眼高於頂，凌辱文士也。」小梅應諾。將其言入告鳳仙。鳳仙笑曰：「此大言欺人耳。以文壇慣戰之將，斷不至敗過了他。」因取花箋寫成一絕，令小梅傳出與生曰：「須要信筆和成，不許思索。生取原唱看之，卻寫著回文體一絕云：

春桃落地滿殘紅，日暖浮煙紫苑東，  
新柳綠時遊客醉，人窺曉鳥語林中。

生看畢曰：「我道是甚麼難題，此最易耳。」因一筆和成，傳入鳳仙看云：

春來到處落花紅，裊裊清風曉閣東，  
新水綠波光映日，人游滿徑草洲中。

時鳳仙啜盞茶未完，小梅已奉詩入。驚喜曰：「如此才當得敏捷二字。」及看詩畢，贊曰：「字句融渾，無堆砌痕。回文體詩，可稱上乘。」因命小梅開花關第一門，遣生入小房坐之。房頗精潔，雜懸圖畫詩章，壺盞雜陳，茶溫可啜。而第二重門，仍是堅閉。須臾，小梅又奉一箋至。上寫：「花月聯珠體聯韻」七個字，其起句云：

花滿園池月滿林，  
生遂聯平仄二句傳入云：

花紅月白與難禁，名花得月添新色，  
鳳仙聯平仄二句傳出云：

皓月臨花吐好陰。月下花羞開並蒂，  
生又聯平仄二句傳入云：

花間月喜照同心，願教月與花常好，  
鳳仙結句云：

花不飄零月不沉。

鳳仙聯畢，不覺遑然心動。快然心喜，暢然心開。雙展蛾眉，抵掌稱贊不已。又命小梅開第二重門，請生進小廳坐之。廳又更精雅，璃屏朱箔，玉案金爐，多所供玩。而案上悉列糖餡瓜果，隨意啖之。生抬頭一觀，見第三重門，仍又堅閉，心中頗有憤意。小梅笑謂生曰：「相公造福，向來考的，也沒一個得人頭關。今相公連破二關，其第三關如反手矣。」生亦笑曰：「任憑他堅關百重，今日也要破關斬將的。」小梅曰：「我且先做個說客，教娘子火速割地請盟，使相公得以入關告諭。」言訖，由旁門而入。須臾，小梅手捧一木盃出來。木盃內具有水一杯、玉一塊、蓮一朵、錢一文。謂生曰：「娘子，請相公猜個迷，猜出便許相見。」生遂書一絕云：

才是青錢選，心同白玉堅，  
兩情深似水，願作並頭蓮。

書完，令梅傳入。仙得詩歎曰：「此知己也。舍斯人吾將焉歸。」遂一面教小梅披繡闥，啟紗窗，捲珠簾，抹玉幾。重溫壺茗，添起爐香。一面修飾更衣，懸珠玉，既妝畢。又令小梅奉香湯錦巾，詣生坐所，與生洗塵。生浴罷，整起冠服。忽第三關，呀的一聲，朱門豁處，閃出一個美麗、嬌妝、豔色，宛似天仙，趨生揖之。前導而入，行遍花徑，通出柳陰，穿過了川字欄，上到了亞字檻，詣一靜室裡。壁懸圖畫，座列琴書，寶鴨香濃，銀缸火耀。凡珍奇玩好之具，充塞其中。及禮畢，坐定茶罷。鳳仙曰：「賤人不量，傲慢先生，得罪多矣。」生答曰：「才人自重，大略相同，無足異也。」仙曰：「賤人蓬戶庸才，塗鴉自愧。蒙先生惠然適駕，賜教佳章，可謂逢迎之幸。」生曰：「久聆芳聞，未承大教，故特拋磚引玉，以增旅況之輝。蒙娘子折節下交，俾得登龍門而游蟾窟，皆娘子賜也。」仙曰：「先生高許，殊足愧人。其秋波轉處，見周生真個儀容秀麗，氣宇軒昂，舉止端嚴，精神瀟灑，有謝家寶樹風致。周生春色迷處，想鳳仙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玉體輕盈，瓊姿瑩潔，有楚氏香蓮風致。兩下微窺，交相愛慕。仙喜而問曰：「敢請先生貴處何鄉，盛族何氏，所為何事，欲往何方？望乞見教。」生具實對。且曰：「因慕上府勝景，故特乘便一遊。休得見笑了。」仙曰：「史遷之文，半由閱歷，文人遊覽何以笑為。倘賤人身比先生將與登崑崙之墟，游蓬萊之島，醉西江之月，挽南浦之雲。泛五湖，飄四海，遍六合，達八荒。正不知其游至何，窮樂至何極耳。」兩下談得酣暢，不覺笑將起來。

半日間，說地言天，談今論古。不覺夕陽西墜，樹影東移。生欲言歸，錦席間，早已鼎鼎雜陳，壺觴錯列矣。仙離坐曰：「先生辱臨，無從致敬。少具薄酌，聊達微忱。生固辭，仙不許曰：「知己相逢，何消過卻，還是作熟為妙。」生感甚謝而就席焉。須臾，小梅奉壺，鳳仙把盞。慇懃致勸，轉遞相催。既開筵而坐花，遂飛觴而醉月。低斟淺酌，傾杯聞菴菴之香。巧笑嬌談，舉箸見櫻桃之破，海棠春睡足，酒暈紅顏。楊柳夜眠遲，情撩翠黛。問世間有如此之風流否也。神仙府求這般的快樂得乎。未幾，月掛東山，風游北徑。大羅天上長輝，牛女之星。古樹林中，似譜鳳凰之曲。鳳仙飲到樂極，志氣益豪。謂生曰：「先生如此才華，如此品格，龍門雁塔，其殆捷足先登矣。」生曰：「否，青衿耳。」仙曰：「然則其池裡蛟龍耶，異日飛向天衢，行雲施雨易耳。」生曰：「固所願也，其如命何。」仙曰：「君子固窮，無傷也。」

鳳仙此際不覺鎖上雙眉，愁容可掬。生疑而問曰：「今夕風流佳會，正可開心張顏。娘子作此情形何也？」仙惻然曰：「先生說一命字出來，遂令儂有不可解之處。」生曰：「有甚隱情，既屬相知，何妨直白。」仙不言，但俯首而已。生固請再三，仙乃長吁答曰：「忝同知己，安可不言。事已至此，又何妨言。但言之痛心，故心不欲言，言之苦口。故口不能言耳。賤人固豫章良家女也，幼而孤母早卒。蒙先君以詩書教訓，是以少獲諸心。十五年前，固托托良媒而招佳婿矣。無何而先君亦卒，孤身子立，舉目無依。而族之無賴等，或分財產，或析田園。張氏一門，殆無遺物。且托言賤人無禮強鬻於斯。以飄香吐豔之身，而置諸逐臭趨羶之地。古來薄命佳人，真不是之甚也。興言及此，能不傷悲。」言訖，聲色淒然，涔涔而泣。生亦嗟歎不已。慰之曰：「學問文章，鬼神所忌。有才如此，難免其然。無足異也。猶幸其名似辱，其節自高。倘肯刮目垂青，何愁無並蒂同心之會。還請自重，毋亂芳心。」仙拭淚曰：「誠如君言，實所甚願。相知之雅，千古難逢。恐終為泉下之塵，不得似天邊之月也。」生沉吟者久之，忽曰：「前所謂花開並蒂，月照同心者何也？」仙曰：「此惟先生自裁，蒂之並不並，心之同不同，非賤人所得專也。」生曰：「依此言者若何？」仙曰：「賤人寥落閒花，倘蒙先生收拾，實出萬幸。」生曰：「如此則情既定矣，願亦足矣。然終於此而已耶？抑不終於此耶？」仙曰：「婿如先生，雖居\*室，情所甘願。至於正室之位，賤人決不敢當。其別圖之可也。」生點頭道：「如此才容易了。」仙曰：「還有一言相問，許否？」生曰：「試說來。」仙曰：「先生休怪者，竊以先生寰海遊人，行蹤靡定。設異日功名富貴，招贅高門。此時眷戀新婚，忘卻舊識，還肯於千百里外，捨塵中之落蕊否耶。倘如此言賤人寧死黃墟，不能抱琵琶而過別船矣。」生乃灑酒於地曰：「娘子何情深而言淺耶，謂予不信，有如此酒。」仙起而謝曰：「賤人失言，得罪得罪。」

適小梅溫酒進來，見鳳仙餘愁未解，說話支吾。因曰：「娘子毋愁者，我想前日不如此，今日安得乃如此。今日不如此，後日安得又如此。後日既如此，今日可不必如此也。」仙點頭微笑曰：「良然，良然，汝固善解人意。」梅曰：「小婢有個歌兒，將以侑酒。許否？」生喜曰：「妙得，妙得，汝歌來者。」梅冷笑一聲，搖頭動腳，擊幾歌曰：

蛺蝶復蛺蝶，蛺蝶戀桃花。

今夜戀桃花，明年飛誰家？

歌喉宛轉，其聲冥然，生聽畢曰：「這妮子好誣人，蝶見桃花焉肯更飛者，還有否？」梅曰：「有，有。」因又歌曰：

桃花復桃花，桃花喜蛺蝶，

今夜喜蛺蝶，明年枝滿葉。

仙聽畢曰：「這妮子好誣人，桃花喜蝶焉肯改變者。還有否？」梅笑曰：「還有個兒，只要些賞。」生乃出一扇賞之，不受。仙拔一釵賞之，不受。曰：「惟酒為妙。」仙乃酌而賜之。梅飲且歌曰：

蛺蝶戀桃花，桃花喜蛺蝶，

花蝶兩相宜，春心只共知。

生等喜而笑曰：「這個才妙，才妙。」梅乃嘻然笑，遽然興，提起銀瓶，滿酌二盞。捧一盞與生曰：「相公以己成人，飲這杯兒喜酒。」捧一盞與仙曰：「娘子因禍得福，飲這杯兒喜酒。」一時觥角求交錯，逸興遄飛。正所謂，酒逢知己千杯少也。未幾參橫斗轉，月落烏啼。燈燭晦明，杯盤狼藉。生已酩酊大醉，兀倚瓊筵，幾至玉山頹，而瑤樹倒矣。仙問曰：「先生醉麼？」生曰：「然，且甚。」仙謂梅曰：「汝可治解酒湯來。」遂向內安排衾枕，扶生上牀。低聲

曰：「先生安眠毋躁。」生胡應過。須臾，梅奉湯至，生強飲之。既畢，復睡。久之，迷夢中聞聲滴滴然，有唱西廂曲者。唱云：「今夜和諧，猶是疑猜，露滴香埃，風靜閒階。月射書齋，雲鎖陽台。我審視明白，難道是昨夜夢中來。」曲未終，生忽驚覺。展帳視之，乃鳳仙也。因吟曰：

舊曲已沉陌外月，何人猶作古人情。

仙笑而顧曰：「先生醒耶，夢耶？」生曰：「夢中來耳。」仙曰：「前所云者，其謂之何？非欲作古人之情，不過記古人之事耳。」生曰：「張崔之事，其取之乎？」仙曰：「樂而淫，鄭之遺也。竊不取。」生曰：「嬌紅若何？」仙曰：「聚而散其有，狐梁之遺恨焉。」生曰：「盧李若何？」仙曰：「美已哉，淑女君子南國之舊也。」生遽起曰：「娘子論古有識，請與諧談。」仙乃鉤起紗籠，倚牀並坐。兩下各舉所見，爾一椿，我一椿。說說笑笑，肆其恢諧。

一時間，眼角傳情，個中漸有不可問之處。生笑曰：「還有一椿故事，最足快人。」仙曰：「願聞之。」生曰：「女牀山，有一女須國。其人性情幽雅，舉止風流。漢劉十所謂溫柔鄉者是也。風土景物，種種可人。國之上有雲髻山，螺髻，一，其光可鑿。每遇山花燦發，必主國人遠行。其陽則有蛾眉山，形如臥蠶。蒼翠如畫。山之前，盈盈兩沼，名曰秋波。每遇秋波轉時，見者不覺心醉。由此而下，有玉唾泉。又由此而下，則有玉液泉。其泉在玉峰之上，以口微吸，其味甘香。其峰滑膩溫柔，雙雙峙立。唐明皇酷愛此地，以新剝雞頭肉比之。國之左右有五指山，瘦小纖纖，參差卓立。當國之前，有玉門關。朱門粉壁，細草零星。杳冥怪奇，為萬民出入之所。關之內有滴水岩，即水簾洞也。探以圓物，水淫淫然。每一月間，必有桃花水一出，固國中最奇之景也。其嬌花異草，則有夜合花、含笑花、解語花、姊妹花、帝女花、合歡花、並蒂花、同心結、連理樹、忘憂草、返魂香、玉筍、金蓮，不可勝計。其花品最劣者，名鳩盤茶，一遇楊柳眉開，芙蓉面放，桃腮滴豔，杏臉含嬌。而游其國者，輒不禁有秀色可餐之歎。其時，西天有安樂國王，素為欲海所溺。遷居於愁城中，因其夜國中靈台慾火大起，國王勃然曰：此必女須國所致也。乃以索風流債為名，命陽貨統率意馬精兵，洋洋溢溢，箕踞於女須國上，列迷魂陣，入攝魄關。女須國主大驚，急命陰大夫禦敵。陰大夫大開幕府，笑謂陽貨曰：寡小君辟處女牀，與上國夙盟世好。十數年之上，未聞交兵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？陽貨對曰：昔汝先君命我寡君花王曰：女須一國汝實借之，以狎泥同室。賜我寡君美上至雲髻，下至桃源，左至五丁，右至五指。汝貢玉瓜不破，寡君是徵。嬰兒溺河而不出，寡君是問。女須國主歎曰：事急矣，陰大夫乃陳花兵，列月陣，相持於渡迷津。陽貨勃然大怒，挺身直進。三攻兩打，大破玉關。陰大夫，嚇然歎曰：陽貨深入頸矣。兩下渾戰數合，初以火攻，繼以水戰。把一個玉關都浸成活潑潑地。那陽貨戰得神疲力竭，方才倒身出來。嗣後晝夜相持，而風流債愈不可算矣。女須國主困甚，乃與內府謀曰：我雖高壘深溝，彼卻強弓毒矢。每月戰鬥，徒令血流成河，終是無益耳。不如奉還其子，方可少休。內府然之，乃令嬰兒乘紫河車，由玉關而出。一索而得男，再索而得女，三索而又得男。安樂國王喜甚，相與罷戰休兵。而紅夢場中，遂藉為風流之故事矣。」

周生說訖，笑謂仙曰：「這件故事好聽麼？」仙不能言，但掩面大笑。笑軟，則投於生懷。生醉態猶在，高興倍加，遂攬其纖腰，推倒牀上。仙猶嬌笑不止。而自覺其繡帶之輕鬆，羅裙之半展矣。忙攬住曰：「先生真耶？」生笑曰：「娘子假耶？」仙猶宛轉嬌辭，而生則細細揣摩，盡力就裂而已。那時但見：

下一個微斜鳳眼，上一個輕拂蠻腰。春色初濃，夢斷穿花蛺蝶。秋波暗轉，飛來戲水鴛鴦。既醉月而沉風，遂擦雲而撥雨。碧桃口裡，含殘五夜之霜。青草池邊，浥遍三更之露。這事情是知其不可，那時節欲罷而不能。百種風流，未之有也。十分滋味，不亦樂乎。

事畢，仙謂生曰：「賤人去歲迄今，眼空四海。許登釣台者，惟君一人。是身雖涉於煙花，而志實猶同於冰玉也。然今夜既如此矣，微軀所屬，非君而誰。惟願有始有終，毋貽千古之羞，則幸甚。」生曰：「這個自然，何勞過慮。」相與謔浪笑敖，遑問夜如何。其無何而雞鳴啾啾，鳥鳴嚶嚶。又無何而蟲飛窸窣，燕飛泄泄。噫，晨光其熹微矣。東方其既白矣。起視東窗日已紅矣。二人乃徐徐下牀，相顧驚笑，嬌羞因倦，莫可具狀。俄，小梅奉盤至。偷視周生者久之。又轉視鳳仙者久之。又俯視自己者久之。忽笑曰：「今朝風氣涼些，怎麼管起甚早。」生笑曰：「惜花耳。」梅曰：「解語花不惜，還要惜甚麼花？」仙忍笑佯怒曰：「汝忒多言，待汝得阿郎時，任汝日夜同睡才好。」生曰：「這妮子頗可人意。」及梳洗畢，用過早膳，生乃步回寓中。

僕問曰：「相公昨夜往那裡去？」生詐曰：「朋友相邀哩。」僕曰：「原來是朋友邀了。」嗣後生悉往鳳仙處宿，累夜皆然。忽一夜，偶遇故友，扯往花船，作遊宴之樂。那花船乃剪花為船，內貯舞妓歌姬，以及瓊筵玉幾，琴瑟琵琶等物。浮游於江渚之上，其燈燭掩映，管弦雜奏。遠望之，如月宮之譜霓裳，亦韻事也。生自想曰：「百個花船，當不似一花關耳。」屢欲辭歸，為友所阻。及曉，乃訪鳳仙。由角門繞花階，直達寢所。忽聞仙於窗內讀楊容華新妝詩云：

宿鳥驚眠罷，房櫳乘曉開，

鳳簪金作纜，鸞鏡玉為台。

妝似臨池出，人疑月下來，

自憐終不見，欲去復徘徊。

仙聞窗外有履聲，啟戶視則生也。隔簾笑曰：「先生昨夜失約，當罰以為後戒。」生曰：「果然失約該罰，那樣罰法？」仙笑曰：「或詩或詞，立成一首，方許進入。否則請回。」生笑曰：「易易耳。」遂信口吟《隔溪梅》一詞云：

閒尋春色到天台，步慵抬。行遍香埃，隨柳上閒階。朱門呀的開。個儂當戶笑咳，訝人來偷覷，簾前微露鳳頭鞋，閒吟鸞鏡台。

仙喜曰：「妙妙，可以將功贖罪矣。」遂迎入，坐於案前。論及楊氏新妝詩。生曰：「此詩多見群書，惟《朝野僉載》一書，並記其事。謂其性敏慧，幼能文。其父盈川訓之，不數年，而盡窺經史。世間誠有如此奇女子，如此妙才人，真令人有腸斷蕭娘之感。」又歎曰：「才難，才難。得諸男子固難，得諸女子則尤難。嗚呼，舉世昏昏，而欲求昏衢之巨燭焉，蓋亦難矣。」

仙曰：「宇內茫茫，未可量也。」生曰：「當今之世，可稱才女者，僅得娘子一人耳。」仙曰：「才女之號，賤妾焉敢當之。所有者，恐將不止才女耳。」生驚問曰：「娘子女流，得毋有所見否？」鳳仙曰：「頗幸一遇，」遂開花箱，取出小書數卷曰：「先生試看者。」生展而覽之，見題其書曰：「靜香小草」標其名曰：「豫章王玉蘭稿。」其中歌賦詩詞，古今文體，無不具備，茲不盡載。約錄詩詞各數，為好事者覽焉。

### 春閨曉望

春到深閨興倍賒，晨光寒映碧窗紗，  
鶯梭密織青絲柳，燕剪輕裁紫錦花。  
風暖長煙空野岸，日晴殘雪散鹽沙，  
捲簾遙望南山外，得意清溪水一涯。

### 閨情

嚶嚶黃鸝喚曉眠，愁多無力倚牀前，  
千般夜夢迷蝴蝶，一點春心托杜鵑。  
暗抹啼痕羞對鏡，欲施妝豔懶加鈿，  
無端窺向紗窗外，魂斷桃花又著妍。

### 秋夜望月

萬里長空月一團，清光照徹玉樓寒，  
姮娥夜掛飛夫鏡，素女秋扶出海盤。  
未擁桐陰來錦席，漸移竹影上雕欄，  
此生此夜不常有，獨立閒階著意看。

### 春興

最愛新春景，無邊好物華，  
鬆高雲作葉，梅老雪添花。  
曲唱林間鳥，歌傳井底蛙，  
今朝幽興足，敲火煮清茶。

### 春園夜宴

紛紛紅雨地，淡淡白雲天。  
席照梧桐月，窗橫楊柳煙，  
風輕群籟寂，露濕百花鮮，  
未盡杯中酒，棠陰已八磚。

### 望春月

一樣青天月，今宵倍皎然，  
梨花初借色，梅萼更添妍。  
淡蕩新池水，清光出谷泉，  
廣寒深鎖處，不見羽衣仙。

### 秋興

蕭疏桐葉夜，冷淡菊花秋，  
錦瑟曾彈未，瓊杯可醉不。  
情隨風裊裊，心與水悠悠，  
此樂伊誰共，空庭月一鉤。

### 望雪

今朝天降雪，到處白潺潺，  
即道鹽鋪地，旋疑玉滿山。  
梨花和雨亂，柳絮逐風閒，  
遙望寒江上，蓑翁釣未還。

### 閨詞二首

曉日曛曛映畫樓，新花開遍碧江頭，  
無端簾外雙飛蝶，惹動深閨萬種愁。

### 其二

寂寂香閨盡日暇，無言無語弄琵琶，  
深居不覺春歸去，空見簾前有落花。

### 白燕

一別鴉村露滿衣，閒拋玉剪故飛飛，  
藏梨夢覺池塘晚，自向銀屏戴月歸。

### 詩餘

### 梅花

梅花素映黃昏月，暗點芳姿渾白雪，索笑凝神，獨佔江南第一春。水邊低放飄香玉，自怯春寒偏倚竹。愁絕東風，萬點催殘色易空。——右調《偷香木蘭花》

### 春詞三闋

春色芳菲一遍，處處風拖柳線。獨立數殘紅，又被飛花撲面。堪羨，堪羨。試聽啼鶯語燕。——右調《如夢令》

### 其二

春到處，盡芳華。青風開柳葉，白露著梅花，好天涯。四境蒼煙綠霧，半窗紅日丹霞。無限春情何處寄，弄琵琶。——右調《春光好》

### 其三

曉日上遲遲，麗景良時。猛聽垂楊深處，囀鶯兒。花發幾多枝，亂舞胭脂。妙的寒蟬壓笛，鳥吟詩。——右調《上西樓》

### 遊春詞二闋

今朝春色真堪喜，一遍千紅萬紫。柳有清陰，梅有清香，妒煞無言桃李。金輪曉日當空掛，消散了雲羅霧綺。盼到處，滿園光景，滿天清氣。林際微風又起，吹送小鶯歌，聲聲入耳。幽思潛消，清興徐來。觸處芳華皆是。閒隨戲蝶繞花陰，印遍了蒼苔屐齒。快樂呵，莫令東君去矣。——右調《花心動》

南園春信正相宜，杏臉桃肌。千紅萬綠爭濃豔，露花兒濕透胭脂。只想遊人早到，誰教戲蝶先知。海棠深處鳥棲枝，閒語移時。翻身蹴落新紅片，識甚麼弱質嬌姿。盡道一般興事，如何雙鎖愁眉。——右調《風入鬆》

其詩詞文賦，不可勝觀。內有擬離蚤二十八篇，擬演連珠三十章。自述道情曲五套，及十二樓賦、五嶽賦、五湖賦，俱膾炙人口，篇長不能備錄。生甫閱十之一，不禁駭然、驚躍然。喜曰：「芳心香口，絕妙好詞。怎見一斑，已知全豹。比之楊女，此作

真不啻云云之於泰山，望之自覺形小耳。」仙曰：「他平昔嗜學愛才，雅好著作，此特其一二耳。」生問曰：「娘子可識他否？」仙答曰：「鄉鄰耳，焉得不識。」生曰：「誰家之女？」仙曰：「係豫章王御史之女，靜香其字，玉蘭其名也。」生曰：「年紀若何？」仙曰：「與賤人同庚，十七歲耳。」生曰：「面貌若何？」仙曰：「玉體冰肌，風流窈窕，妙人也。」生聽得神情飛舞，喜曰：「奇女也，小生何福焉得一見斯人耶。」仙曰：「論因緣耳，奚必福也。」生遽然問曰：「然則其才票梅耶，抑桃夭耶？」仙答曰：「迨吉耳。」生沉思半晌，忽搖頭曰：「難、難、難。」仙會其意，微笑曰：「先生其欲乘龍耶？」生笑而不言。仙曰：「易甚。」生請其故。仙曰：「靜香紅葉空題，恨無黃李。倘一旦拔識先生，吾知鄰氏東牀，斷不外王家之逸少也。」生曰：「王謝門高，焉能以蒹葭而倚玉樹。」仙曰：「靜香抱負非凡，固重才華而輕門第者。先生有意正室其尚，千萬圖之。」生暗喜，默念諸心。由是而豫章之游愈決矣。

過月許，乃向鳳仙具陳，欲遊豫章，抵九江省候叔父等故。仙曰：「先生如此，焉敢相留。倘到豫章，靜香之念不可忘也。」生曰：「至情至理，敢不聽從。」是夜盛列壺觴，飲餞別之宴。綢繆眷戀，情態堪憐。一個說旅館蕭條，一個說深房寂寞。正所謂憂從樂致，興盡悲來也。及曉生乃告辭，交相贈物，以為記念。仙長吁曰：「一心萬里，只在須臾。觸目興懷。實難自禁。」言訖淚珠珠下。小梅旁曰：「英雄不灑離別淚，娘子豈未之聞耶。」相與偕送。生顧曰：「千萬珍重，珍重千萬。春風多厲，強飯為佳。」仙亦囑曰：「吳山越水，處處小心。無貽妾慮是幸。」生諾而去。

於是挑行李，掛征帆，一葦如飛，望東而棹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水陸數日，直抵豫章。寓於府城之醉春館。無何那老僕以沉痾故，偶感惡疾，未幾而亡。生悲之，遣道陳齋，寄柩於彌陀寺。事畢，費用頗冗，囊橐俱空。朝夕饔飧，漸作曲衣乞食之態。久益甚，館人索資不得。出之，轉寓於紫竹庵。有小僧叱之者，生笑曰：「百姓苦而耕諸田，禿奴逸而享諸室，小生得志，比類而誅，所不待再計也。」內一禪師名月波，聞而異曰：「良士也，毋忽。」命小僧飯之。飯畢，又茶之。月波乃出問曰：「書生盛居何省？」生高應曰：「湖。」曰：「何州？」曰：「衡。」曰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周。」月波微笑曰：「小書生，忒狂些。」生大笑曰：「老和尚亦怕否？」月波曰：「汝果能屬於麼？」生曰：「爾止會吃齋耳。」月波顧眾僧曰：「這士子舉口成文，絕妙絕妙。」生又答曰：「諸禿奴摩頭無髮，大奇大奇。」

正說間，忽一長者，儀容肅穆，自外而來。入方丈與月波見，月波指生謂長者曰：「伊頗聰慧，自道為湖廣衡州人，今早流落在此。」那長者把生上下一看，見生丰姿秀麗，皎如玉樹臨風前。而衣服冠履殊太淡薄。呼而問曰：「汝固湖人，因何至此？」生許答曰：「因來販貨哩。」長者曰：「汝貨安在？」生曰：「昨因風猛舟沉，今早匹身至此，還有甚麼貨。」

長者曰：「原來如此，但汝還欲何往？」生曰：「歸無家，去無貨。吾將老於是鄉矣。」長者曰：「後生年富力強，焉作此語。」言訖，作思量狀。生乃請其姓氏，月波作答曰：「人人都識，王御史老爺。汝販貨慣走此地，怎麼反不識得。」生暗想曰：「此必鳳仙所稱王玉蘭之父，王御史無疑矣。」時王公思了一會，問曰：「我欲帶汝回家，任汝一事，胡汝一口，可否？」生暗喜曰：「何不乘此機會圖見玉蘭一面耶。」遂應曰：「得仁公收留，實為萬幸。但不知任甚麼事？」王公曰：「老夫諸般事務盡有代理，惟欠掌書帖的一人，灌花木的一人。若掌書帖的，只消會寫字便好，灌花木的頗費力些，兩般性汝自定。」生暗想道：「掌書帖的，默守靜室，殊大無聊。灌花木的，遊樂園林，倘那玉蘭小姐看花折果，得窺一見，未可知也。」乃應曰：「寫字吾不能，灌花可。」王公納之。

茶畢，辭過月波，帶生繞街而行，達南門外。遠望見一所居莊，樓閣參差，樹林蔭翳。前環翠水，後倚青山。壯麗中饒有清致。俄而渡一橋，過一寺，行遍了許多閒林曲徑，才到得門來。遣諸耳房待茗，王公坐而問曰：「汝取名甚麼？方才未曾相問。」生許答曰：「小姓周名愛蘭。」王公未解其意，但曰：「這名頗佳，頗佳。昔有周子愛蓮，今有周郎愛蘭矣。」又問曰：「看汝身材秀雅極，似文學中人。怎麼沉淪至此？」生恐露圭角，故作愚狀。答曰：「小的貧賤者流，商計度日，那曉得有甚麼文學的。」公曰：「汝有父母兄弟否？」生曰：「全無。」公曰：「有妻室否？」生曰：「未。」公歎曰：「極愛汝如此身軀，而卻落寞如此，殊甚可惜。也罷，倘汝肯安心在此。當代汝娶個內人，與汝作對哩。」閒話响許，命小僕寓生於萬花園之小房中。生隨僕穿過橫廊，由小門出，便是萬花園矣。生安頓畢，放躡其中。但見：

千林擁翠，似游錦石之山。萬徑搖紅，如入眾香之國。海棠睡足，楊柳眠遲。櫻含樊素之唇，荷放六郎之面。李矣則沉朱浮素，蘭兮則並蒂同心。桃之夭而實離離，葛之覃而葉漠漠。煙籠芍藥，夢回玉帳楊妃。水浸芙蓉，醉倒銀牀西子。鶯歌兮桂殿，蝶舞兮蘭宮。竹君子雅韻堪誇，閒鼓湘靈之瑟。鬆大夫高風可挹，遙彈子夜之琴。金谷奇觀，玉津勝覽。豈羨曲江之杏，謾誇嶺南之梨。

一時，目看名花，耳聞好鳥。神情飄蕩，栩栩欲仙。忽行到柳影濃時，花陰深處。隱露小樓一座，迴廊曲檻，制度深嚴。綠樹遮窗，奇花映戶。生躍然喜曰：「此女巫娥之月宮也。此王母之瑤池也。此宋玉之東牆也。此張拱之西廂也。吾今漸入佳境矣。」立望間，忽聞樓上笑聲說曰：「小姐，爾看這對蝶兒舞得好呵。」又有答曰：「果然好些，待我拍下來者。」忽有輕羅小扇，向窗拍之。那蝶漸舞漸去，那扇亦且拍且追。忽而露玉指摻摻，忽而露玉臂皎皎，冰雕雪塑，煞是驚人。生目注神凝，滿胸癡癢，不知搔處。忽聞吟聲曰：

怪他蚊蝶真無賴，偏向愁人作對飛。

這兩聲兒，就如雛燕初喃，新鶯乍囀。吟訖，把窗外梅樹，折其新枝。又吟曰：

攀來窗外樹，收起樹中花，

莫使狂飛蝶，時時繞碧紗。

此時玉體憑窗，早已春光盡泄矣。生放開眼光一望，真個是：

面似芙蓉乍放，眉如楊柳初開。香鬟三尺鎗金釵，妝盡千般妙態。綽約渾如素女，輕盈謾道吳娃。輕抬玉指折紅梅，惹動花心欲碎。

生不覺神思飄蕩，魂魄消沉。欲飽看時，而窗已掩。偶立半晌，長吁而歸。因唱花箋曲云：

神仙歸洞天，空餘楊柳煙，只聞鳥雀喧。門掩了，梨花深院，粉牆兒高似青天。恨天不與人方便。難消遣，乍流連，有幾個意馬心猿。

回至寓房，自以見面為幸，顛喜欲狂。想曰：「其白如玉，其香如蘭。玉蘭、玉蘭！真不愧其為玉蘭矣。」又想曰：「況其芳心香口，觸物成吟。鳳仙之言真不誣也。」取出紙筆書一絕云：

修竹千竿水一灣，柳陰深處隱紅顏，

世人浪說天台遠，今日叨逢咫尺間。

是夜思來思去，輾轉伏枕，刻不成眠。或詩或詞，一唱三歎。及曉捱起身來，入徑穿林，灌來灌去。灌一樹，玩一樹。灌一花，看一花。且曰：「花呵，我這般服事汝，汝可設色張顏，與我做個同心結者。」又灌並蒂蘭曰：「蘭呵，小生愛汝久矣，汝肯許小生一並蒂否哩？」又灌蝴蝶花曰：「蝶呵，聞汝蝴蝶善媒，小生將欲求汝也。」

說間聞背後潛步聲，顧之，則青衣也。手執花枝，向生問曰：「昨聞請有灌僮周愛蘭者然耶？」生曰：「然，娘子何名者？」答曰：「秀英、秀英。」生曰：「侍小姐者然耶？」英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小姐安否？」英不答。生又曰：「小姐可常看花行樂否？」英又不答。生又曰：「小姐可曾定聘否？」英勃然曰：「小姐何人，豈汝所得問者。住口且罷，否將無容。」

因回謂玉蘭曰：「那新來的灌僮，見花問花，見草問草。自言自語，癡得恁般可笑。」玉蘭曰：「他癡即癡，癡即癡，管他做甚。」秀英曰：「他又問小姐安否，看花否，定聘否？被我罵了幾句，他才住口哩。」蘭帶怒道：「狂奴賤僕，煞



可惱人。倘或再依然，決當重責無任。」

生灌罷，悵悵而回。暗想曰：「不得小姐垂青，終是屈無益之身，而鮮有濟之事。必須露些圭角，悚動了他。待他把眼了些，然後款款致意，或可一二。」忽忽捱過月餘。

時值隆冬，寒氣凜冽。小姐垂簾掩戶，未嘗下樓。生極悒悒。值一朝柑果大熟，香氣催人。聞呀的開門聲，窺之見秀英冉冉而出。擇柑折之，生近問曰：「娘子怎麼久不出來，那柑甜心熱面相待久矣。」英不應。生曰：「小姐玉體安否？」英倒豎鳳眼，怒曰：「無禮狂童，敢在此賣乖討便。待說知老爺，要爾吃苦不了哩。」罵訖，提起一柑，望生便擲。生避之，冷笑一聲，吟曰：

愧生不是潘郎貌，何幸佳人擲果來。

英喻其用意之妙，改容曰：「爾會吟詩麼？」生曰：「會兩句兒。」英曰：「待我試試，」因指日曰：「今朝曉日新晴，爾若舉口吟得才算。」生應聲吟曰：

一輪紅日湧山阿，散出祥光滿大羅，

笑煞微微西蜀犬，空勞驚望吠聲多。

意以蜀犬吠日，喻英之罵己也。英曰：「爾道我是微微之犬，我又道爾是小小之蛇。」生又笑吟曰：

世人莫道蛇無角，他日成龍也未知，

不信但看天上月，偏留缺處待圓時。

英曰：「這個詩癡爾，再吟得一首，當以百錢賞爾。」生又笑吟曰：

情又癡兮詩又癡，花中逸客酒中仙，

伊如欲賞騷人意，只要風流不要錢。

英曰：「胡說，胡說。風流豈易許人。」遂持柑回去，笑調玉蘭曰：「那周愛蘭竟是個詩癡，信口便吟，全不思索。」因將前詩並話悉念出來。玉蘭聽了曰：「不知何處得來，焉有一灌童而敏捷若是者。」英曰：「若是襲來的詩，怎得句句恰合如此。」玉蘭曰：「不是成詩，必是套語。細思這等詩句，詞粗意精，非風雅之儒，決不能致。爾道風雅之儒，而肯托業至此否？」英然之。而生之意，愈不得伸矣。度過殘臘，交到來春。

其時豫章郡中，雅育英才。而文人雅士等，遂創文學之會。以卜得失，以勵工夫。創會之法，先約一二十人，或三四十人。每人捐銀幾何，該得眾銀幾何。統數按定，買田納稅，以為賞支。乃公舉一公正名人，以掌數監考。每年止考春秋二次。春季以二月十五為期，秋季以八月十五為期。考後監師閱卷髮案，然後行賞。將是年租銀，分為兩季。除監師束金外，第一的賞銀幾何，賞綾羅綢緞幾何，賞筆墨紙硯幾何，席位居首。第二的減之，席位居次。第三的又減之，席位居三。第四的謂之副車，賞微銀無他物，席位居四。以下的謂之敗軍，有宴無賞。案後即宴，興歌奏樂，列舞於前。既畢，乃以玻璃彩轎，彈絲吹管。送第一的並賞物回家。如有入學及科甲的，又有別租資養，不復入考。只任擇自己賢子弟一人充之。時王御史於滕王閣下，築一考場。糾合諸生，暨其子王兆麟等，共百數十士，結詩文會。公選德州府進士李世德，以為鑿師。是年二月中旬，考期已至，王兆麟整備文具，擬欲入場。生覺之，詢知其故，問曰：「僕欲入場服事公子，並窺佳作，可否？」原來生曾與公子，談及些詩文，公子悅之。故此一說即允。生曰：「恐場規有禁否？」公子曰：「嘗有攜僕入者，未之禁聞。」比屆期，生偕往。至滕王閣下，便是試場。門懸有規數條云：

一試期：春以二月十五日為期，秋以八月十五日為期。屆期必齊，風雨不改。

一場期之日，限於寅刻點名，申末邀卷。逾寅者扣名，逾申者不閱。

一試題，大率試記識者居多，進場文具，許帶筆墨硯水等物。書卷紙包，一概嚴禁。

一謄文，不許多涂多乙，逾百字者不錄。

一試詩近體外，加以擬古數章。既係擬古之題，必須代出古人情景乃為佳構。如有背古破體，及言不雅馴者，暨置遺車。

一邇來多士，於時藝則刻意求工，於典籍則全無博覽。殊失洽聞強記之意。茲於詩賦外，加以策問三道，釋典十條。如有詩賦雖工，而典策不足者，亦置弗錄。

一策問及釋曲，俱以條對詳明，考核精確為佳。篇之短長可勿具論。

時主師端坐堂上，多士蠅集，候點門前。及點到王兆麟，生乃攜文具相隨而入，坐於號房。兆麟聞指迎月亭、積芳池諸景致與生看。而外面江流激石，作潺潺聲。生喜曰：「王子安所謂人傑地靈者也。」俄點名畢，主師傳下題來，諸生蜂擁而觀。見題目是：

滕王閣懷古七律一首（不拘韻）

春日即景回文體一首（韻限東之青）

花蝶聯珠體七律一首（每句聯三字）

積芳池首尾迴環一首（限池字韻）

擬班固白雉頌一章

擬始元黃鵠歌一闕

擬尹伯奇履霜操擬齊處士朝飛操

惜春詞一首（調寄玉樓春每句集一曲牌每曲牌集一春字）

惜花詞一首（調寄蝶戀花每句集一曲牌每曲牌集一花字）

渭陽玉瑛賦（以陽為韻）

竹夫人傳

策問三道 問咎繇世譜 問烏鳴嚶嚶解 問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中文尚書之說

釋典十條 天龍一指 燕台二女 崑崙三角 說詩四家 鳳鳴五音 佛氏六通 北斗七星 穆王八駿 明珠九品 丹林十

仙。

諸生看罷，面面相覷，都道題難。王兆麟走回號房，錄出題目。謂生曰：「這些題真個奈何人，詩賦猶可苟成，只這典策，那裡假得。」生笑曰：「詩賦也不可苟，典策亦不為難。公子讀破萬卷書。怎麼這些就曉不得。」兆麟曰：「書曾讀過，但於典籍紀載，每苦其繁，見過一半又不見一半。只見過的，亦止記得一半，又忘卻一半。就如這十條典故，便是誰人，都記不全了。」

生曰：「無虞，且為之。倘有遺忘，敢請補入。」麟口只應，心猶以生為不能。於是研墨濡毫，欲起滕王閣懷古詩稿。須臾，得起二句云：「故閣嵯峨倚碧霄，重門洞豁景偏遙。」以後苦思苦索，不復更成一字了。但口念滕王閣臨江渚之句。生在旁看得性起，慨然曰：「大夫為文，摘異搜奇獨具隻眼。何必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家土塊乎。倘不見嫌，敢為公子續成也。」麟喜，以筆授之。生遂續成懷古一首，麟閱遍，驚喜曰：「高妙入神，勝我十倍。盍將我起韻改去。」生曰：「起韻景偏遙三字，恰好生發下意不必改了。」麟曰：「汝既能詩，肯將全卷構成，當有重賞。」生曰：「倘不嫌褻瀆，願效微勞。但勿道個賞字為妙。」麟大喜，令生臨箋。生曰：「恐招物議，公子自書可也。」於是生以口授，麟以筆書。半日之間，全卷謄備。麟乃交上卷子，攜生出場。抵家，麟在王公前，極譽生才敏捷。今日的卷，字字皆他所為。詩賦精工，典核廣博。非尋常士子可比。王公搖頭曰：「恐未必然。即是爾怠於構思，故令他糊塗抹過也。」越二日，主師發案，首選的則王兆麟。王公始驚異，索原卷閱遍，歎

曰：「此大手筆也。」翻閱至再，乃傳入，令玉蘭小姐賞之。並說周生代作之故，蘭亦驚異。展卷於案上讀云：

滕王閣懷古七律一首

故閣嵯峨倚碧霄，重門洞豁景偏遙，  
西山霧重天低樹，南浦雲開水汜橋。  
明月自留歌扇影，垂楊還曳舞人腰，  
可憐千載繁華地，寒雨淒風一寂寥。

春日即景回文體一首（韻限東之青）

青青柳色曉園東，蝶逐間林滿樹叢，  
屏列遠山雲擁翠，戶臨新水雪飄紅。  
玲瓏玉管歌遲日，閃掩鮮裙舞暖風，  
亭月上時遊客醉，瓶傾盡日幾人同。

花蝶聯珠體七律一首（每句聯三字）

蛺蝶花開蝶與期，何花無蝶戀花枝，  
蝶來蝶覺花開日，花落花催蝶去時。  
蝶戲花心花更媚，花迎蝶意蝶應癡，  
花間蝶傍花房宿，蝶醉花香蝶自知。

積芳池縮句迴環體一首（限池字韻）

積芳池水映菱枝，水映菱枝兩岸垂，  
兩岸垂楊花半落，楊花半落積芳池。

擬班固白雉頌一章

白雉白雉，載集天都。振乃皓羽，效靈素烏。惟明皇，厥德覃敷。厥德覃敷，帝乃永錫之符。

擬始元黃鵠歌一闕

相彼黃鵠，金其羽，玉其足。飲於池，集於木。行一一兮，飛逐逐。出入禁御，啜喋蓬茜。嗟爾靈祥，寧同羽族。

擬尹伯奇履霜操

予將遠逝兮，滿地飛霜。寒不可履兮，不可襄。蘆衣凜冽兮，我心憂傷。在昔有虞兮，號泣穹蒼。吁嗟哉載，世莫我知兮，吾守吾常。

擬齊處士朝飛操

雉兮雉兮，飛高天。雌雄相逐兮，搏朝煙。相彼鳥兮，何得所。吁嗟予兮，空自憐。

惜春詞一闕（調寄《玉樓春》每句集一曲牌，每曲牌集一春字）

盡道玉樓春色盛，還喜畫堂春未竟。  
連朝閒賞沁園春，春水來時開一鏡。  
花柳分春嬌欲競，半徑海棠春掩映。  
共攜玉盞醉春風，醒回一曲宜春令。

惜花詞一闕（調寄《蝶戀花》每句集一曲牌，每曲牌集一花字）

李子花開真足羨，沉醉花陰。月照梨花面，滿地落花紅片片。賣花聲裡春光變。幾日後庭花盡炫，殘臘梅花，坐惜花飛遍。蝶戀花枝深復見，賞花時入洛陽殿。

渭陽玉瑛賦（以陽字為韻）

爰有玉瑛，在渭之陽。雅稱仁寶，不斷而章。萃菁英於沕穆，成質象於洪荒。展川岳之效珍，允天地之陶煬。品既重於瓊瑤，美且嫻於珩璜。匪韞石而含真，乃在水之中央。具兩間之精氣，含萬象之靈光。其遠而望也，則輝騰貝闕，彩徹龍堂，遙通紫氣，近混丹良。豈虹飛而霞映，何水碧而波煌。訝欲即而仍離，若欲蓋而彌彰。色陸離而靡定，影閃掩而微芒。其近而相也，則無瑕無病，非琢非戕，華兮匪白，琮兮匪黃。光怪悉若，奘乎其揚。質溫潤以堅貞，聲清越以叮嚀。固織女不得而奉，豈河伯所得而藏。斯固天生之神物，而為聖世之餘慶也。繫惟漢文有道，受命而王。但貴於德所，寶惟藏臧。教敷六羈，化洽八方。道臣民以三物，修朝野以五常。儲珪璋於術序，懷瑾瑜於膠庠。功既隆於宇宙，德且格於穹蒼。乃錫之符，乃降之祥。此玉瑛之所由見，而漢祚之所彌昌也。猗歟皇哉。

竹夫人傳

竹夫人者，孤竹國之裔。其祖千戶侯，產於渭川，聚族營生。以節直傳世，如中書君、楮先生等，亦皆以文事名焉。固山林之盛族也。憶夫人初生時，載寢之地，載衣之裳。其母以錦繡裹之，惜其纖小也。及長，輕盈蕭灑，有林下風。坡公酷愛之，得與之居。即食無肉而不恨也。後值炎夏之辰，新妝初罷。適為某翁所悅。聘之以歸，作清夜之樂。見之者，竊喜其遍體風流，而惜無齊眉之雅焉。無何青女司權，翁以夫人冷面寡情，漸為時俗所忌。復娶湯婆子，以伴寒衾。故夫人之恩愛遂絕。而夫人虛心冷眼，寂無怨歎之聲。猶冀翁之復念也。既而長夏初交，翁之熱腸如舊。乃迎夫人於側室中，拭目整容，親與沐浴。仍盟舊好，恩愛如初焉。噫，若夫人者，寵之而不矜，棄之而不怨。其殆有古節婦之風歟！

策問三道

問咎繇世譜

粵稽古咎繇，名庭堅。生於曲阜偃地，賜姓偃。即軒轅有郭氏之後，顓頊高陽氏之子也。世史所載，軒轅之子曰昌意。意子曰顓頊。顓頊子曰幕，國於虞。及蒼舒、隕散、檮、大臨、龍降、庭堅、仲容、叔達等八人者。齊聖廣淵，謂之八愷，而繇居其一。繇幼而暗，形同鳥喙，面如削瓜。初仕陶唐，後佐有虞氏，而官大理。數其五刑，弼其五教。爵為秋伯，封之於臯。淮南子曰：「咎繇暗而為大理，天下無虐刑，此其明驗也。嗣是神禹受禪，繇乃陳知人安民之謀，薦之於天，授之以政。自唐及夏，歷仕三朝。及卒，禹泣而慟曰：「天何不欲平治天下耶？」命葬於六城之東，今壽州安豐縣，東都坡內，大塚斯在。即封其子偃或等於英六。復分其支庶甫侯於邕。至春秋魯文五年，楚子燮並英六滅之，而其嗣微矣。後如偃、英、許、莒、蓼、六，諸族，及越大夫之臯如，漢九江王之英布者，其蓋咎繇之苗裔歟！」

問詩經鳥鳴嚶嚶解

詩云：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嚶嚶之義，諸說不同。有泛指眾鳥而言，有專指黃鳥而言。泛指者，如鄭箋所謂嚶嚶鳥聲是也。專指者，如禽經所謂鶯鳴嚶嚶是也。然稽秦漢以前說者，不專以嚶嚶屬黃鳥。其說啟於張平子之東京賦，繼於梁昭明之錦帶書，成於白樂天之作六帖，及唐人鶯出谷、鶯求友等詩。博稽群書，別無證據。其蓋相沿而誤耳。惟李綽之尚書故實，王楙之《野客叢書》，駁之最當，辨之頗詳。細讀經文，益歎二公之言為不謬。為之斷曰，嚶嚶之義，正文與注俱未指名泛指鳥聲，似為得解。謂黃鳥者，其殆後人之附會歟！

問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中文尚書之說

昔仲尼得帝魁迄秦穆之書，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斷遠取近定為世法者，百有二十，是為尚書。尚者上也，上古之書也。其所謂今

文者何也？秦火之後，書冊無傳。漢文時，濟南伏生勝者，素習尚書，為舊秦博士。秦亡年老，乃授晁公。厥後歐陽夏侯之徒，悉學諸伏生。而寫以漢文字，故號之曰今文也。其所謂古文者何也？漢武帝前，魯共王欲廣遊宴之宮，而毀孔子之宅。於重壁下，悉獲尚書，凡數十篇。皆科鬥文字，有聖裔孔安國者。為之考論文義，定其可知，故稱之曰古文也。其所謂中文者何也？伏生既授歐陽生，生又授於夏侯氏。此尚書所以有歐陽夏侯之學也。厥後，劉陶推大小夏侯歐陽三家，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，纂而成書。故名之曰中文也。此三者，字雖有古今之異，篇亦有多寡之殊，然不失聖經之旨焉。則一也。豈若梅頭張霸輩，創偽以亂真者哉。

#### 釋典十條

##### 天龍一指

天龍一指，法指也。寂光境雲，俱胝和尚，不知姓氏。嘗有尼，戴笠執錫，繞師三匝。云：道得即拈笠子，三問皆無對。尼乃去。旬日天龍和尚至，師具述前事。天龍乃豎一指示之，師大悟。謂眾曰：吾得天龍一指頭禪，一生受用不盡。言訖，示寂。

##### 燕台二女

王嘉拾遺記載：燕昭王時，廣延來獻二女，曰旋娟、曰提嫫。玉質清麗，芬香襲人。登於崇霞之台，蔽以單綃之幄。飴以丹泉之粟，飲以王需珉之膏。然後設以麟文錦席，散以荃蕪香塵。二女舞之，逾時無跡。其曲曰縈塵、曰集羽、曰旋懷。人謂王好仙術，故元天二女，托形降生雲。

##### 崑崙三角

崑崙志，稱崑崙山形跨宇內，勢壓西番。萬嶂千峰，高蔽日月。其絕頂者，有三角焉。其一角正北，曰閻風巔，在閻闔中。其一角正西，曰懸圃台，天帝所居。其一角正東，曰崑崙宮，王母所治。更有金台、紫館、玄室、丹房。左帶瑤池，右環翠水。非鸞車羽駕，不能至焉。

##### 說詩四家

四家者，齊魯韓毛也。山堂考索載：齊詩始於轅固。固授始昌，昌授後蒼。傳及翼伏師匡，而齊詩盛焉。魯詩始於浮邱伯。伯授申公，公授孔安國。傳及瑕江賢賀，而魯詩盛焉。韓詩始於韓嬰。嬰授趙子，趙授蔡誼。傳及王食長孫，而韓詩盛焉。毛詩始於毛亨。亨授徐敖，敖授馬融。傳及鄭元賈逵而毛詩盛焉。毛詩既行，而三家掩矣。

##### 鳳鳴五音

郭璞曰：鳳瑞應鳥也。孔演圖曰：鳳為水精，生於丹穴。非梧桐不棲，非竹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。身被五德：首文德，翼文順，背文義，腹文信，膺文仁。鳴中五音：昏鳴固常，晨鳴發明，晝鳴保長，舉鳴上翔，集鳴歸昌。雄鳴即即，雌鳴足足。古者聖人出，而鳳凰來儀，非瑞應之鳥哉。

##### 佛氏六通

維摩經云：佛身，即法身也。從六通生。何謂六通？一曰天眼通，見遠方之色。二曰天耳通，聞障外之聲。三曰神境通，飛行隱顯。四曰他心通，水境萬慮。五曰宿命通，神知已往。六曰漏盡通，慧解累世。

##### 北斗七星

甘氏星經云：鬥為帝車，運於中央。象號令之主，取運動之義也。其四星，方形為魁。三星直指為杓。第一星曰天樞，二曰天璇，三曰天機，四曰天權，五曰玉衡，六曰開陽，七曰瑤光。一為天，二為地，三為人，四為時，五為音，六為律，七為呂。一主秦，二主楚，三主梁，四主吳，五主趙，六主燕，七主齊。一主天，二主地，三主火，四主水，五主土，六主木，七主金。鬥之係固多矣。

##### 穆王八駿

拾遺記載：八駿一名絕地，足不踐土。二名翻羽，行越飛禽。三名奔霄，夜行萬里。四名超影，逐日而行。五名逾輝，毛色炳耀。六名超光，一形十影。七名騰霧，乘雲而奔。八名挾翼，身有肉翅。又穆天子傳云：天子命駕八駿之乘，右服驪騮，而左綠耳。右驂赤驥，而左白義。天子主車，造父為御。次車之乘，右服渠黃，而左逾輪。右驂道驪，而左山子，伯天主車，參伯為御，奔戎為右。東南翔行，馳驅萬里馬。

##### 明珠九品

蚌之陰精凝為珠，可以照乘辟寒，可以辟塵辟火。蛟龍龜鱉，或皆有之，而蚌為貴耳。南越志及續博物志皆云：珠有九品，徑寸八九者為大品。珠一邊平似覆釜者，為瑤珠。瑤珠之次為走珠，其次為滑珠，其次磊；珠，其次官珠，其次雨珠，其次稅珠，其次蔥珠。斯皆得天至厚，而為物之最貴者也。

##### 丹林十仙

楞嚴經所稱十種仙者：一食道圓成，地行仙。二藥道圓成，飛行仙。三化道圓成，遊行仙。四精氣圓成，空行仙。五潤德圓成，天行仙。六吸粹圓成，通行仙。七法術圓成，道行仙。八思憶圓成，照行仙。九感應圓成，精行仙。十覺悟圓成，絕行仙。是等皆於人中煉心，不修正覺，別得生理者也。

玉蘭閱卷畢，驚喜贊曰：「錦繡之口，金玉之音，列宿之胸，生花之筆。渾雄富麗，不足盡之。周氏子何人，而固才華若此。」王公曰：「我乍看他儀容秀雅，知非庸碌中人。不意他更有高才，足以出人頭地，必奇士也。」玉蘭曰：「英雄落魄，自古有之。此人學問才華，足以馳聘古今。異日前程，未可量也。願父親其厚待之。」王公曰：「吾向曾叩他學業，問其家門。他每抵塞支吾，不肯傾心吐露。真不可解。他今既自露圭角，正可審個的當了。」乃出喚僕往召周生，說有話相問。公於堂俟之。玉蘭以一向未見過周生，遂潛往於屏後窺看。須臾，周生隨僕而進，登至畫堂。鞠躬待問，生得：

皎如玉樹，秀若瓊蘭。態度端凝，精神淡蕩。珠輝玉潤，休誇傅粉何郎。月湛霜明，謾羨凝脂杜義。霞軒軒兮李太白，月朗朗兮夏侯初。石氏無雙，信是風塵外物，謝家第一。堪稱將相中人。

王公喚問曰：「公子試卷，係汝所為麼？」生對曰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小僕無知，萬望恕罪。」公曰：「汝既抱負非常，自當乘浮植而依日月，乃為得計。怎麼卑身懸跡，放浪於池塘苑囿間耶？」生想：「此時若不露出真身，恐終無濟於事。」遂答曰：「大人恕小生欺罔之罪，敢不具陳。生委係衡州岳陽生周禎之子，即九江尹周祥之姪也。先君早亡，惟承母訓。去歲十五，幸捷童軍。母固歉之，且恐終止也。命生前往九江，親炙家叔，重加煅煉，以待秋闈。路聞盛府風景清嘉，人物俊秀。故特乘便至此，以為一世奇觀。不意囊橐俱空，遂至中途落魄。實非小生所心樂也。」王公大喜曰：「原來如此何不先直說，老夫自有相幫哩。」既而曰：「老夫不識泰山，致令英雄屈辱，慚愧多矣。」生曰：「小生蓬茅賤士，襤線微才，何云英雄。為長折枝，理亦應爾，何云屈辱。」公又問曰：「如今還思功名否？」生答曰：「登雲捧日未慙鄙懷也。」公大悅曰：「賢契才學高奇，志願遠大。異日出入將相，悉可拭目俟之。」乃復館生於閒閒軒，待以賓禮。

時玉蘭在屏後，聽生說得，暗地驚喜。潛步回樓，謂秀英曰：「汝謂周郎何如人者？」英曰：「不曉得他。」蘭曰：「汝忒沒些眼兒，既曾見他，怎麼將這樣人物，一渾抹倒了。不聞汝贊他一句，則他一聲。」英曰：「我曾道他詩癡，小姐不信便罷，還贊做甚。」蘭歎曰：「未睹其外，安信其中哉。」乃袖出卷子與英看，並述生堂上應對之言。英喜曰：「原來是個飽學秀才，可惜，可惜。」蘭曰：「黃香之才，天下無雙。謝晦之貌，江左第一。周郎其兼之矣。」英點頭微微而笑，忽又哈哈大笑。笑罷，又歎一聲。蘭詢其故？英曰：「有所深思，有所極惜耳。」蘭又詢其故，英曰：「思則不能言，惜則或可說。」蘭曰：「惜甚麼？」英曰：「惜小姐生不是個男人，若是個男人，與周郎月下花間，微吟淺酌，豈非快事。」蘭曰：「快則快矣，



其如我之不好何。」英曰：「咦，小姐還要作生些，珠玉在前，安肯棄而弗顧否。」蘭曰：「我真個弗顧，汝不肯棄，汝自為之。」英笑曰：「我道說甚，秀英有敢大的福分，消受得個樣的丈夫。」說訖俱笑。蘭曰：「汝真沒分曉。」英亦曰：「我真個沒分曉。」蘭曰：「不曉便罷，與爾何干。」英曰：「雖然伯勞飛燕各西東，吾不忍也。」蘭嘿然。英微微諷之，蘭故不聽。

越二日，英遇生於水鏡亭。著意窺之，果然美貌撩人，丰神絕世。俯首默默，若有所思。英低咳一聲，遽避去。生覽而挽曰：「娘子佳者。」英回顧曰：「做甚麼？」生曰：「有話相問。」英曰：「問甚麼？」生欲言不言者久之。英又去，生又挽之。英曰：「我來爾又不問，我去爾又要問。我住爾又不問，我去爾又要問。當問就問，不當問則勿問。」生問曰：「小姐玉體安否？」英答曰：「半安半不安，何勞動問。」生曰：「小生則日不安，夜不安，時時不安。」英曰：「誰叫爾不安？說與我聽做甚。」生曰：「雖然娘子必有安劉之策者。」英曰：「汝讀書人，不聞靜而後安，安而後慮乎。」生曰：「慮則慮矣，如不能得何。」英曰：「說個得字，真是難了。」生曰：「小姐近日曾一念小生否？」英曰：「似念著些。」生曰：「娘子可周旋其間，此事若成，死不忘也。」英曰：「亦曾言之，奈小姐性兒硬些，堅不肯聽。」生曰：「誇娥、織女尚且從夫，倫理中人，焉能外此。娘子慇懃致意，豈小姐真鐵石人耶。」英曰：「秀英無能為矣。無已盍遣媒求之。」生曰：「在小姐耳，小姐若願，奚必媒。小姐不願，焉能媒。」英沉吟一會曰：「君倘誠心，神仙且降，況小姐乎。只管放心，決不虛負。」生喜甚，並囑咐之。英諾而去。且想曰：「這樣好姻緣，古今罕有。倘或當面錯過，還向那裡尋求。必須想個計兒，成就他兩人的美事才好。」

回至階前，見小姐輕倚朱欄，對花浩歎。英會其意，喜曰：「機可乘矣，乃佯曰：方才聞周郎與老爺說，要往九江去。小姐知道麼？」蘭恍然若有所失。問曰：「真個麼，不知老爺許他否？」英曰：「老爺只道不敢強留，怎得不許。」蘭惻然。英又故把些花木閒話說一會。蘭曰：「汝可勸周郎再住幾日兒者。」英曰：「他去即去，與我們何干，留他做甚？」蘭曰：「雖然無乾，留他停時，我自個有個區處。」英曰：「有甚麼區處？」蘭曰：「將踐汝前日所言耳。」英曰：「此惟小姐自為之。秀英沒分曉，不會作媒哩。」蘭笑曰：「汝不會作媒，偏又會還嘴。豈不知我非木石，能獨無情。昔特許於心而飾於口耳。這個意思汝不知道，所謂沒分曉者非耶。」英喜曰：「原來小姐有此深情。秀英實不曉得，所以多口了。」蘭曰：「事須速圖，周郎一去，將無及矣。」蘭似有憂色。英笑曰：「周郎原未言去，特欲探小姐實意，故設此事哩。」蘭沉思半刻曰：「雖然我誠如此，但未知周郎果有主意否？」英曰：「周郎有張敞般情，尾生般信。他說始至之日，睹小姐拍蝶吟詩，美貌高才，傾心愛慕至於今。其鍾情於小姐者切矣。其寄意於小婢者多矣。婢以未合小姐，故特隱忍不言，惟嗟兩美相逢，徒為畫影耳。」蘭長吁曰：「君子多情，我卻一向如夢，辜負多矣。」語訖，為之惻然。

自是幽思深情，結不可解。乃書鶯花詞二闕，以據其懷。書成置諸妝次，偶為秀英所見，取納袖間。至晚月明時，英以研墨故，誤污其手。索水不得，乃出洗於印月池。適生步月林間，聞拂水聲，窺之，則英也。生戲曰：「池非洛水，焉得神人？」英抹手曰：「我非洛神，郎君得非陳王否？」生曰：「掬水月在手，娘子戲得樂些。」英曰：「有事在心，焉能樂此。」生問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小姐何以言之。」英曰：「不願，不願。」生歎曰：「如此，則吾命休矣。」英曰：「否，戲之耳。」乃探袖取鶯花詞與生曰：「此小姐憶懷句也。」生展於月下看之，乃最高樓詞二闕。其一詠鶯云：

多愁處，切莫聽春鶯，宛轉一聲聲。昨夜庭前呼皓月，今朝窗外報新晴。語閒愁，啼遠恨，訴幽情。這一個閒歌花下過，那一個嬌聲林上和。求故侶，戀新盟。孤音不似同音好，人心難向物心傾。費深思，勞夢想，動魂驚。

其二詠花云：

多愁處，切莫看春花，新發遍家家。萬種含情迎曉日，一般妒豔映流霞。惜嬌姿，憐妙態，怨芳華。空占了南園幽雅韻，怕落了東風繚亂陣。朝著面，暮飛沙。名花浪說顏如玉，愁人自覺淚如麻，益凄其添，輾轉倍咨嗟。

生曰：「小姐其真有此情麼？」英曰：「然，且深焉。」遂將欄下之言，細述一遍。且曰：「若不如此著急他，他還要飾口好聽。」生喜曰：「妙個說客，合從之計行矣。」英曰：「雖然還有慮。」生問何慮？英曰：「那老爺與夫人，酷愛小姐有如懷中美玉，掌上明珠。不知要擇甚仙子神郎，才肯擬配。恐他微有不合，此事亦難必成。」生曰：「夫人則吾不知，若老爺固已微示其意矣。」英曰：「老爺曾說過否？」生曰：「也未，但常贊小生之抱負，又歎佳偶之難逢。其意有然，特未宣諸口耳。」英曰：「老爺首肯，夫人焉能外之。倘異日妙事一成，君可忘秀英是個媒婆否？」生曰：「個樣媒婆，自然要謝。」說訖，相視而笑。時秀英俏立月下花間，愈覺玉體含光，冰肌著色。風流飄灑，媚態撩人。正值破瓜時節。生已忍耐不得，暗向秀英股裡輕輕探來。英曰：「做甚麼？」生笑曰：「要的。」英曰：「要甚麼？」生曰：「要那裡事。」英曰：「甚麼叫做那裡事？」生指曰：「要爾兩腿間的玉瓜兒哩。」英低聲曰：「爾忒想，這乃女子們深藏的寶物，豈肯輕易與人。」生笑曰：「到此地位，是誰都難。焉有餓虎見羊，而能弗食否？」說訖，便鬆其帶，便展其裙。英變色曰：「君獨馬單槍，敢至此奮然搦戰，豈謂月陣可攻耶？豈謂花城可奪耶？豈謂玉關可破耶？豈謂金鎖可開耶？」生曰：「量力而行之，相時而動，其誰曰不可。」秀英力拒之。生又曰：「月下花間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正好我們做事。怎又要作生起來。」英歎曰：「不然，賤妾一芥微軀，豈能自惜。獨惜君子讀書明理，德比珪璋，立品敦行，以期不朽。倘一旦毫釐之錯，遺千古羞。豈不將片刻之歡，自致終身之大累乎。惟幸君子俯納微言，垂憐薄質。忍所不忍，容所難容。使君為烈烈丈夫，妾亦是貞貞女子可也。」生意少阻，乃置英於膝。解其扣，披其襟。把那白如玉，軟如綿的嬌乳兒，細細撫摩。溫柔滑膩，莫可具狀。弄了一會兒，又看一會兒。又笑之惜之一會兒。英不能辭，但含羞慙笑而已。生謂曰：「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雖然子其怨我乎？」英答曰：「服而舍之，何怨之有。」生喟然曰：「雞肋，雞肋，吾無奈雞肋何矣。」乃縱之去。且曰：「莫令小姐知道呵。」英顧笑曰：「我定要說小姐知道，問爾還肯這般否？」生曰：「爾若說時，我定要這般的。」英曰：「爾願要只是不得。」生曰：「我偏要得。」英曰：「我又道爾不敢來。」生徑擒之。英卻冷笑一聲閃入，門兒呀的掩了。

回至樓，蘭戲之曰：「好個新人，恭喜，恭喜。」蘭口即說眼只向秀英裙裡窺來。英訝曰：「恭甚麼喜？」蘭笑曰：「汝與周郎月下佳期。藉花園以為洞房，倚明月以為花燭，假垂楊以為帳。借芳草以為氈。交頸同心，豈非快事。」英笑曰：「小姐未眠，安得說夢。」且矢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必厭之。謂予不信，有如日。」蘭笑曰：「乾柴烈火，焉得不燃。天日何干，肯管此事否？」英歎曰：「小婢乃轟轟烈烈女，周郎乃落落丈夫，野蝶聞花未可誣也。」蘭曰：「若否，一洗濯耳，何太久為。」英曰：「偶遇周郎，談及前事，故爾。」蘭笑曰：「否，戲之耳無異。」又問曰：「周郎云何？」英曰：「意極慇懃，情極懇摯。不足以言語傳也。」蘭悒悒為之慨然。時生既縱秀英，躊躇花下。企望小姐，如隔天潢。因誦藜詞句云：

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又成五古一首云：

月殿影朦朧，飛身杳難到，  
霧帳重重遮，那見嫦娥貌。  
獨立幾徘徊，形影自相弔，  
欲訴與桃花，又恐桃花笑。

須臾，風回露滴，寒氣侵人，乃就臥於閒閒軒。春色惱人，耿耿不寐。適次日，有胡姓者慕玉蘭，遣媒求婚。意頗慇懃，並具詩文一冊，囑公點定。意蓋欲顯其才也。王公閱遍，傳入與蘭。蘭知其來意，閱畢，顧謂英曰：「作亦頗佳，然終是剪紅拾翠，無甚奇趣。」英曰：「比周郎者若何？」蘭微笑曰：「執鞭可矣。」乃搦筆欲批。英曰：「彼好意來，也須贊些好話。」蘭曰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乃書字謎一絕於卷末，傳出與王公。公看其批語云：

十八年來公與侯，凡間獨聽小蟲秋，  
秦淮不見佳人唱，酒肆良朋已半休。

公讀過，竟自廢解。又玩數遍，自想曰：「首句是丁固事，次句是歐公事，三句是杜牧事，末句是王仲事。意殆以此四公比胡氏子耶？」乃攜以質周生。生閱甫終，遂書松風水月四字於上曰：「這就是小姐的批語了。」公大悟曰：「此謎是這樣猜了。」又想曰：「觀此批語，其文之有理趣，已略可知。小姐得毋屬意於胡否？」乃入而詢於蘭，蘭但問何人曉得批語。公云：周生。蘭笑曰：「我固知是他也。」公曰：「胡家子與周郎其才孰愈？」蘭曰：「大巫小巫安可比擬。」公正待著想，忽見書案上題有《望江南》一詞云：

和氏璧，彌潔更彌堅。何事楚王終未識，席間待獻已多年。埋到欲生煙。

公見之，知蘭素屬意於生，而怨己之不納也。於是意遂決，乃出謂胡媒曰：「小女年幼，未可造舟，汝可為我辭之。」媒諾而去。是晚公謂夫人曰：「我看那周家郎，人物標緻，才學非常。欲將他與小姐結個良緣，也慰我兩人的素願。」夫人作色曰：「胡說，我小姐千金貴體，怕沒有甚麼王孫公子做個阿郎。怎又要這個家奴來，老爺莫不是癩了。」公曰：「汝婦人們，那曉得此事。」夫人曰：「誰不曉得，只是門不當，戶不對。一則致辱小姐，二則貽羞家門，三則取笑親戚。我小姐又不是木雕成泥捏就的，怎麼輕棄了來。」公知其不可與謀，乃止。

次日，夫人謂玉蘭曰：「汝父親忒過蒙懂，怎要將汝金枝玉葉，擬配了周二郎。虧我折倒了他，不致我女受累哩。」蘭悵然，嘿不語。夫人又曰：「我想那周郎，家道既貧，身名亦賤。世上盡多高門子弟，怎要這個窮秀才。」蘭曰：「周郎多文為富，何嘗貧。厚德足貴，何嘗賤。郎總貧賤，恐富貴莫加焉。伊雖富貴，曾貧賤不若耳。」夫人曰：「豈不聞讀萬卷書，不如蓄一囊錢。我女往時明白，怎也似父親一般蒙懂了。」蘭曰：「匹夫薄卿相，韋布傲王侯，在人耶，在錢耶？」夫人曰：「雖然卿相王侯，也原是富貴的人，未必匹夫韋布比他過。」蘭頓足轉面艷然曰：「說到富貴兩字，真個惱人。」夫人厲聲曰：「汝性兒硬，不准我說呵。異日叫飯不來，呼茶不到，那時就莫怪為娘的錯置了爾哩。」蘭口不能言，但偷垂珠淚而已。夫人知語不合。暗想除非黜開周氏子便好。乃密伺周生短處，媒孽於王公之前。公知其誣，不具論。夫人計極，轉誣生與秀英私，言必逐生，勿沾閨范。公意不然，但唯諾而已。

一日，夫人想得一計。乃誘秀英近前詐囑曰：「汝可往閒閒軒，拈列女傳一部回來。」英曰：「我那曉得甚麼列女傳。」夫人曰：「週二郎在座，喚他尋來。」英曰：「我怎可與男子相見。」夫人曰：「昔為灌童，今為熟客，畏他做甚。」若英諾而從，遂去。夫人又回謂王公曰：「方才偶過閒閒軒，聞室內有談笑聲，想是有客來者。」公亦不覺其謀，答曰：「既有客來，待我出去便是。」夫人曰：「週二郎在彼，何必老爺親陪。」公曰：「天下有以主待客，焉有以客待客之理。」遂起身出閒閒軒來。時秀英正在房中，與周生尋檢《列女傳》。東箱西架，並無此書。英方轉身欲出，而公適至。見英甚疑之。問曰：「汝女子們何故至此。」英曰：「是夫人叫我來取《列女傳》的。」公叱曰：「此處有甚麼《列女傳》，還不快回。」英帶羞而出。生亦自覺不雅，滿面羞慚。公益疑之，只不說話，坐半晌回去。至階，夫人聞履聲，知公回至，乃詐捧壺出，喚僕謂曰：「汝拿此茶往書齋去，奉客一杯者。」公挽住曰：「沒有甚麼客來。」夫人曰：「明明有談笑聲，非客而誰。」公曰：「秀英耳。」夫人佯訝曰：「秀英閨中人，何故至彼。」公曰：「他說是夫人叫往取書的。」夫人曰：「我又不甚識字，還要甚麼書。這都是婢子誣人了。」公點頭曰：「咦，怨女曠夫，這事情怎麼瞞得我過。」忽又怒曰：「若然，則周氏子真不可留矣。」夫人曰：「此事未知真否？且謾些唐突了他。」公曰：「往日尚是耳中聞得來的，還未可信。今日明明眼中見得的，那有不真。今番實要出他，誓不相留也。」夫人猶詐為勸解。輕一句重一句，熱一句涼一句。說得王公五腑火騰，怒不可遏。

時秀英適過窗外，盡聽所說。大驚，回訴於蘭。蘭曰：「此夫人欲逐周郎，故設此謀，以加罪耳。」英吁曰：「欲杜周郎婚約，有話任說。何遽以此陷人。」說訖，欷而泣。蘭亦嗟歎之。英揮淚曰：「小婢何足重輕，獨惜兩壁相逢，終然瓦解耳。」蘭曰：「母氏之謀既行，父親之意亦變。今日之事，雖有張蘇百劍，范蔡唇鋒，而欲中秦楚而求成焉，蓋亦難矣。」英曰：「然則樂昌之鏡終破耶，延平之劍終分耶，合浦之珠終去耶。果爾，則百劫塵中，空作三生之夢矣。」蘭不語，但悒悒而已。英又曰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請小姐謀之，人心既至，天眼自開也。」蘭猶有難色。英又曰：「此事我思之詳矣，毫釐之差，千里之謬。倘徒區區，有阻千載下，其謂之何。吾恐歎小姐守禮者無多，而笑小姐薄命者不少也。」蘭默思久之，乃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得不如此了。」英問其意，蘭曰：「今夜可約郎於花前月下，立定婚盟。待郎異日富貴榮歸，遣媒議事。夫人能不動念否？」英喜曰：「小姐此言，深合我意。」

至夜，雲空月朗，天氣清和。蘭乃令英邀生及階，週生倚月伴花，作依依狀。英低聲曰：「先生夜未就枕，豈與月花有約耶。」生驚喜答曰：「否，春色闌人眠不得耳。」英近前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先生曾知也否？」生曰：「不知。」英乃將夫人誘他尋書，欲令老爺嫌疑，以絕婚約等語，細細說來。生長吁曰：「若然，則此事休矣。」英曰：「無虞，請到花園，自有佳話。」遂挽生偕行，穿過了楊柳陰，踏遍了牡丹影。忽見茶0架下，俏立著一位佳人。秀雅端莊，滿天丰韻。英顧謂生曰：「還認得拍蝶美人否？」生驚喜，急整冠服，以半禮見之。蘭亦束袖斂衽，徐徐答禮。禮畢，復以扇蔽面。生曰：「小生俚俗寒儒，窮途落魄，過蒙尊大人垂憐下納，德義兼深。自顧微軀，殊深愧赧。」玉蘭輕啟朱唇，嬌聲滴滴，答曰：「自昔先生駕臨，未知下壁，辱慢之罪，固不容辭。訖至文會開時，窺先生之一斑，想先生之全豹。乃知文淵學海，盡屬先生。陸海潘江未之過也。妾誠愧悔交迫，愛慕兼深。故特略內外之嫌疑，以聚文人之好會。俾得一親雅范，以魁天下英才。而先生惠然肯來，不以長揖見拒，真逢迎之幸也。」生曰：「小生樗櫟微才，一經未達。小姐盛贊，何以克當。」蘭曰：「賤妾豈敢虛稱，先生何須過遜。權請暫坐，以接清談。」命秀英鋪下花巾，同坐於白石片上。英隨以香茗進之。

生曰：「鶯梭密織青絲柳，燕剪輕裁紫錦花。此非小姐佳句乎？錯彩鏤金，真令人有夢刀停筆之愧。」蘭曰：「此鄙作也，何以觀之。」生曰：「徑寸之珠，具目人自然識得。」乃備述遇鳳仙巔末。蘭喜曰：「先生亦識鳳仙耶？」生曰：「頗見一面。」蘭曰：「先生曾知道他由來否？」生曰：「知之，薄命紅顏，深為惋惜。但他說與小姐有舊，其然乎？」蘭曰：「然，琢句交杯，頗稱莫逆。回念舊好，曷禁傷懷。為之唱歎不已。」轉問曰：「一別三秋，未嘗相見。不知他近日作何情狀？」生曰：「登釣台，而釣巨鯉。遴選三載，未獲一人。許登龍門者，惟小生一人耳。爾道如此柔弱花枝，匹身四海。邈權貴於一芥，賤黃白若1土。其筆鋒舌劍，真令飛將心寒。鏖戰以來，從未有能斬關而入者。非女中之大豪傑而能若是乎？」蘭喜曰：「然則非先生斷不能斬此關矣。」相顧而笑。蘭曰：「先生謂其才何如？」生曰：「春椒秋菊，未足相方，固小姐之副車也。」蘭曰：「仙姐隨風弱絮，語委塵囂。不意於悲憤中，獲遇先生，可謂不幸之幸。」生曰：「小生才疏學淺，浪跡天涯。落魄之餘，得以登瑤池而見王母，非仙之幸，實生之幸也。」蘭曰：「妾正有未解之事，請先生詳之。竊以先生負江淹之奇才，抱解縉之壯志。時非賈誼，年少韓琦，正可弭筆天庭。吐其氣於白日，青雲之地，乃竟抽身海外，托跡園間。自繼龍媒於櫪下耶。此妾之所不解也。」生歎曰：「小姐愛生，可謂深矣。然生豈薄功名，而甘放浪者哉。特以紅綠難逢，而青紫易捨耳。」蘭猶不解其故。生乃曰：「願小姐寬天地之量，高日月之心。俾小生得罄孤衷，向小姐盡情一剖，死且無憾。」蘭曰：「有話但說，毋為遜詞。」生歎聲曰：「生自與鳳仙會面時，聆小姐之芳名，睹小姐之佳作。傾心酷愛，刻骨不忘。故不辭千里之勞，而圖一面之識。計窮智盡，得至於斯。去歲迄今，忘餐廢枕者數矣。心枯腸斷者屢矣。夢魂所屬者，非小姐而誰。不意天假之緣，得小姐垂青刮目。今夜之會足慰孤魂矣。」玉蘭聽得心頭酸處，不覺珠淚潸然。長吁曰：「原來如此，先生懷如此之孤衷，抱如此之隱情，負如此之幽恨，設如此之深想。我玉蘭蠢然罔覺，竟似了木石中人。雅誼芳情，辜負多矣。」又曰：「以妾蓬蒿之姿，而折君松柏之節。千載下其謂之何？將歎君子之多情，而笑玉蘭之冷面也。」

秀英愕然曰：「先生落落，小姐轟轟。既未相知，何以相愛。此言具可勿論。所可慮者，今日之事耳。願先生與小姐著實商之。」蘭曰：「是在先生耳。」生曰：「這甚麼說。」蘭曰：「妾蒙先生深情，感先生雅意。特瀝肝膽，以定終身。」生曰：「婚姻重事，內承親命，外待媒言，非我等所得專也。」蘭曰：「媒言或可待，親命實難承。既娘娘見阻於前，復爺爺見信於後。若必拘以定禮，守以常經，則今日之因緣，竊恐終成虛望也。」生曰：「如夫人何。」蘭曰：「夫人勢利心多，彼蓋薄先生寒微耳。今如爾我計定，共訂山盟。異日先生衣錦榮歸，遣媒擬事，夫人能不含笑而允否。」生曰：「異日未卜其然，今日已有可慮。」蘭問何慮？生曰：「小姐乃柔弱花枝，焉能自主。恐一時難違父命，別許高門。即小生異日榮歸，而人面桃花，不知何處矣。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將今日海誓山盟，豈不付諸流水耶。」蘭憮然曰：「君何不諒之甚耶。妾雖柔弱微軀，昏庸陋質。而於志節二字，無不持之甚，定操之甚。嚴設不幸，刀鋸在前，鼎鑊在後，妾寧束手待烹，此身可死，而心終不可變也。今生不偶，願訂來生。來生不偶，願訂三生。生若為薄命之人，死當作風流之鬼。決不至推移靡定，等弱絮之隨風，浮萍之逐浪也。郎君其勿憂之，惟望郎君早占鰲頭，以借鳳侶。幽懷夙願，共了諸心。倘再在萬年華，則賤妾之終身卻將誰望。有志之士，豈可使青萍結綠，不長價於薛卞之門耶。」這一場話，說得周生心又酸，氣又豪，色又喜，淚又落。慨然曰：「小姐既有冰玉心腸，小生豈無鐵石肝膽。有此志節，夫復何憂。吾輩何人，斷不肯與草木同腐也。」因指天月同誓曰：

皎皎青天（生），溶溶明月（蘭），  
假爾有靈（生），聽茲盟訣（蘭），  
吾節堅貞（生），吾志壯烈（蘭），  
山兮可頽（生），海兮可竭（蘭），  
惟此同心（生），亙古不滅（蘭），  
如背斯言（生），碎身拔舌（蘭），  
天月有靈（生），俾成締結（蘭）。

誓畢。時明月為之增光，群花為之著色。適秀英彩得一並蒂桃，請生與小姐各啖之。生顧英笑曰：「投我以木桃，愧生無瓊瑤之報耳。」英笑答曰：「匪報也，願先生與小姐，永以為好，有如此桃足矣。」生曰：「娘子，雅有深情。異日有成，誓不忘也。」蘭曰：「今日英姐索書之故，君其知否？」生曰：「非夫人詐為之計耶？」蘭曰：「然也。」生曰：「夫人如此加誣，老爺亦已入信。這般冤債，教小生何以辯之。」蘭曰：「事已釀成，何從置喙。為今之計，遠避為佳。君須打點登程，往九江去。一以杜物議，二以圖榮名。這些小是非，不久必有白矣。」生唱歎低回，似有怨別之意。蘭為之解曰：「先生且行，相見有日。妾豈鐵石人者哉。但事已至此，不得不然耳。」生曰：「小生喉頭之寸氣，心頭之點血，盡在小姐一人。一旦割然遠離，其能無相思煙水之嗟否？」蘭曰：「先生放心，自有佳期為慰。」說訖，命秀英取出玉管筆一枝，贈生曰：「此筆乃賤妾玩好之奇，謹以贈君。為異日相見之質。」生收下，亦以沉香扇贈之。蘭又出白銀一封，進生曰：「聊具餞儀，為文場潤筆。」生慨然不辭，諤然曰：「大丈夫不乘駟馬車，誓不復見小姐耳。」蘭大喜曰：「此妾之所心祝也。但郎君此行，須知急流勇退。光陰似箭，毋誤佳期。楚水吳山，小心為妙。」生諾，各囑珍重，眷戀而別。

時值三月初際，日暖風和。生乃告知王公，束裝就道。公私憤未釋，頗不相留。然其愛生之情，終未盡割。亦具白銀數十，以贖周生。生固辭不受，並謝顧育之恩，感激不盡。公不可強，相送出門。不覺愛心復盟，握手曰：「賢契此去，可復睹乎？」生曰：「可見則見，不可見則不見。」公曰：「賢契一身千里，道途險阻，吾深憂之。」生曰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涉水登山，是其素位，無慮也。」生說此話，其色甚壯。說訖，慨然起行。公立望之，為之歎惜。後公散步於閒閒軒，入周生之寓房，登周生之臥榻。遺下詩稿，不下百餘。內有孤棲鳥曲一首。上有小序云：

生素讀聖賢之書，立聖賢之品。潔身砥行，質比珪璋，固可信也。無何嬌寓於斯，有侍女來討書者，主人見之，疑與生會。生冤甚，無從致辯。爰賦此曲，以自鳴焉。

曲云：

孤棲鳥，繞幽枝。未遷喬，逐時悲。暮餐秋菊英，朝飲明月池。豈是戀春芳，何以東風欺。潛身獨哀鳴，不知怨阿誰。聆此嗷嗷聲，吾生竟如斯。顧我何所尤，旋生嫌與疑。抱此耿耿懷，孰從而見之。欲訴與天公，如聾復如癡。鳥音兮我聞，我心兮鳥知。寄一落落言，與汝長相期。守道以待終，令名庶可垂。

公閱遍，半疑半釋，乃入而語夫人。夫人以生已去，方把前謀直告。且曰：「吾恐老爺真要婿他，故作此離間之計耳。」公勃然曰：「如此誣陷，好屈煞人。倘或不容，豈非大誤。」夫人自知不是，亦不則聲。公又曰：「我一向隱忍於心，未曾審他半句。他也那裡知道今日之去，必為此也。」一時懊悔不已。夫人曰：「一個窮秀才，何關輕重。他去便罷，何必惜他。」公怒曰：「愚蠢賤人，誤事至此，真可恨恨。」時夫人有一侍女，名春花者。旁聞此語，告之秀英。英轉告之玉蘭。蘭喜曰：「此事若明，可無憂矣。」按下蘭等不表。

且說周生辭王府起行，匹身長邁，伶仃獨步，愁苦交深。隱恨幽情，寄諸筆墨。嘗於舟中，作一叢花詞云：

半江綠樹影重重，雲散碧天空。青春白日渾如夢，辜負了一簇春紅。夢斷巫山思深，湘水何處覓飛鴻。木蘭獨駕路匆匆，幽怨鎖眉峰。江煙海月伊誰共，淒涼處，一望無窮。萬斛閒愁，一擔別恨，寂寞寄東風。

跋涉半月，抵九江城。與叔子周祥相見，祥訊及家事，為之淒然。館生於官廨中，遣人侍事。祥每公餘，必與生坐。叩生所得，直是學海文淵，富麗渾雄。一問百對，祥喜，甚期以大器。忽忽交到初秋，場期在邇。祥乃促生旋反，以入秋闈。生乃辭歸，望湖返駕。不滿一月，已抵省垣。生未暇回家，居省以待。屆期入闈就考，三場卷罷。金榜大開，而首錄者則生也。生以年少登科，聲名大噪。主考楊懋修者，深嘉器之。許為木天巨筆。鹿鳴宴罷，生乃榮歸。光耀門楣，舉家喜極。祭祀宴享，諸事務畢，已是初冬。

生又打點進京，赴春官之試。時楊懋修亦返京覆命，向諸僚友輩，極譽周生。諸友咸慕之，悉與生見。晉接間，聆其言論之雄偉，挹其志氣之高華。皆指而目曰：「此廊廟之巨器也。」既而春闈期至，生入棘闈，場事未完，忽然疾作。但草草圖就而已。既罷，復娛楊公。公叩其所作，生以疾對。公悵然者久之。乃問曰：「原稿記得否？」生曰：「細憶可得。」公命生抄錄，自坐席旁看之。稿未竟，公喜色曰：「此杰構也，決中無疑。」迨春榜開，生果中第十二。時生疾尚未愈，楊公深為憂之。居無何，殿試又至。是日天開文運，聖駕威臨。文華殿中，嚴嚴肅肅，望旌旗而泝泝，聽弦管而喧喧。儀衛森然，官員卓爾。正所謂，金闕曉鍾開萬戶，玉階仙仗擁千官者也。生雖勉強就試，而神氣昏然。場罷，閣臣擢取三卷，呈上御覽。天子御筆點定，金榜大開。生適膺探花之選。

生以少年登第，遠近蜚聲。故畿內諸名門，咸欲招之為婿。有聞生受知於楊公者，則央楊公理之。生心戀玉蘭，悉辭不允。楊公因謂生曰：「賢契少年及第，男女居室，何不念之。」生唯唯。公曰：「得毋未快所選乎？予有故人王勉齋者，為御史官，有令媛，美而慧，極善文辭。勉齋掛冠時，曾以擇婿囑我。迄今數載，未獲所從。今賢契龍文鳳姿，殆足慰東牀之選者。欲薦賢契，以結篤儔。賢契其或肯肯麼？」生問曰：「王勉齋其係豫章王公否？」楊公答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頗如所聞，倘幸玉成，感荷靡盡。特恐荆棘之林，非鸞鳳所棲耳。」公大悅，慨然擔當。生益喜甚，諸僚友聞及亦深贊之。適有豫章之客者，楊公乃修封信以贖王公。時玉蘭年已長成，王公甚急之，終以未獲快婿為憾。及接得楊公此信，乃拆而讀曰：

遠疏芝宇，日切謫思。煙水雲山，每懷靡及。茲逢春花笑客，曉燕歸巢，而遙憶仁兄於山林泉石間，自覺宦海沉人，徒增扼腕耳。曩者，擇婿之囑，弟誠銘之。蒿目邦畿，亦云罕覩。竊見探花周德聞者，湖之衡州人。鳳逸龍蟠，雅稱佳士。而畿之閩閩輩，

轍求為坦腹王郎。生猶待之，胥未之允。蓋其所期許者大，而所慰願者少也。弟爰以令媛故從中撮合。用訊於生，生固聞之，為之首肯。而諸友兄等，亦聞而贊曰：邦之彥，邦之媛，斯固天生嘉偶，而為人間快事也。弟不敏，恐辱鈞命。俟異日遣生請謁，以聽尊裁。爰<丹蘭，並候近祉。

王公把書想曰：「前所見者，周愛蘭。今所聞者，周德聞。二子孰賢，猶未可定。然愛蘭窮而未達。德聞顯而已榮。況為受知楊兄，其殆不同凡響者。適玉蘭小姐造房省候，公乃以書示之。」蘭看畢，雙鎖蛾眉，低頭不語。公問曰：「汝意下若何？」蘭又不答。公曰：「周德聞少年及第，殆非他人可比。」蘭曰：「孰有如周愛蘭者。」公曰：「周愛蘭雖有抱負，未擬巍科，恐非高門雅配。」蘭曰：「用舍在人，窮達有命。以是定去取則固矣。況週二郎，才高志大，豈終為樞下材哉。」公曰：「泉流不歸，山兩落不上天。我觀二郎，怨憤交深，能保其去而復來否？況二郎在日，我雖有意，尚未及言。周子德聞，乃為公薦。則前日之事，未可定。今日之書，正足憑也。」蘭曰：「前日之意，我與二郎曾言之，證之於秀英，質之以玉筆。則二郎安得不來耶。」公變色曰：「呀，汝有是事耶？男女私談，禮義安在？」蘭曰：「從權耳。」公曰：「事屬嫌疑，何以取信？」蘭曰：「有天地日月鬼神可信，此心可以對天地，豈不可以質父親耶。」其激烈之氣，見於詞色。公沉思响許，乃曰：「汝心盡乎？」蘭曰：「盡矣。」公曰：「汝志堅乎？」蘭曰：「堅矣。」公曰：「汝言定乎？」蘭曰：「定矣。」公曰：「汝望切乎？」蘭曰：「切矣。」公曰：「俟異日請見，以決從違。」適夫人偶過窗前，盡聽所說。乃入曰：「周愛蘭未協所願，固不足從。周德聞未見其人，亦未可決。其緩圖之可。」

後值六月中旬，夫人返駕臨江，作歸寧之舉。將亦為其父壽焉。其父居臨江府城，姓文諱昭明。嘗為九江提督。夫人既至，祝壽事畢，亦未遽歸。一日，夫人赴同族之宴，傍午方回。路逢一伙從人，驟擁玻璃彩轎，大喝而過。轎內坐著一位貴公子，年少翩翩，氣宇軒昂，丰姿俊美。背後金牌兩面，書著翰林院編修職銜。直抵府衙，方才停轎。夫人目送一會，心許曰：「我何福招得這樣女婿，願亦足矣。」原來轎內的不是他人，乃周生也。周生在京師待詔，諸事務畢，乃返九江。適其叔周祥遷臨江之任，故亦隨任在此。是日有事外出，逢晏回衙，恰為夫人所遇。昔日夫人固識生面，此時富貴裝飾，卻也不認得了。

夫人回去，備述所見，問於其父文公。公曰：「此周府尊之公子也。」原來周祥無子，令周生嗣之，故稱公子。夫人曰：「好個公子，那樣人物，平生實未曾見過。」文公曰：「人材固奇，即他少小年紀，連科及第，這真奇了。」夫人曰：「不知他曾受室也不？」文公曰：「我嘗問於周府尊說未曾受的。」夫人曰：「想女兒玉蘭，年已長成理當定匹。去歲他父親欲許周氏子，叫名愛蘭。雖是個秀才，卻甚寒酸無狀，事也終阻。今又有友人薦一佳士，亦姓周名德聞。又謂未見其人，亦未可定。我看那周公子，年紀才貌，種種相當。欲令與女兒結個姻緣，不知他肯相願否？」文公曰：「甥女與周公子才貌相若，門戶相當，怕不一說就允。」夫人曰：「就煩父親一說何如？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文公乃具柬帖，入見周祥，備陳夫人約婚之意。祥固遜之，文公致款再三。祥乃入而與生酌，生聞而知為玉蘭也。暗喜稱允。祥出而許於文公，公歸而語之夫人，夫人深喜之。復推文公入立婚書，並索定物。祥定以琥珀簪一對，鳳凰釵一雙，轉達夫人。事定，夫人乃返章之駕。

抵家，蘭聞夫人歸，入室問候。夫人命坐於側，愛憐者久之。喜色曰：「我為爾得一快婿，今無憂矣。」蘭暗吃一驚，嘿然不語。轉是王公曰：「夫人才去月餘，何得人容易若此，必非佳婿也。且問選的誰者？」夫人曰：「是臨江周府尊的佳公子，姿容俊雅，年少登科。老身固曾見之，恐周子德聞不是若也。」王公曰：「府尊的公子便好麼？」夫人曰：「富貴人家，又勝周愛蘭多矣。」蘭聽得周愛蘭三字，不覺刺動芳心，珠淚垂垂，轉面他顧。王公曰：「周愛蘭且不必言，周德聞又未曾見，周公子亦未必定。惟待異日會同，任擇為妙。」時玉蘭步回妝樓，思夫人言，恐奪其志。憂愁交迫，伏枕忘餐。漸覺玉削香消，臥病不起。夫人著了慌，連進湯藥，蘭俱卻之。問其病根，但嬌歎而已。

其時，周生既居臨江，臨文應事，未有暇日。值一日清燕少故，乃往百花巷訪張鳳仙。入其家，則滿目荒涼，花草凋謝，那有甚麼張鳳仙。生疑之，正欲轉步，有老嫗自小房出。生以鳳仙問之，嫗曰：「張鳳仙去歲春間，已不在此了。」生曰：「他卻往那裡去？」嫗曰：「聞說他夜半出行，不知所往。」生怏怏而回。越數日，有京使來，呈上楊公書信。書內專要周生，往豫章進謁王公，以議婚約等事。生暗想曰：「前有小姑之盟，中有楊公之薦，後有夫人之約。父母媒灼亦已兼之，此去豫章，事必成矣。」生喜甚。稟命於周祥，祥許之。生遂打點盤纏，鼓豫章之棹。

既至，復矯寓於紫竹庵。從行之徒，蜂擁而入。那月波師，聞堂外有喧嘩聲。出視之，與生禮畢待坐。月波見階下列著，辛未科探花一副金牌。彩轎鳴鑼，填塞門外。月波甚訝之，問曰：「敢請老爺尊姓？」生笑答曰：「可認得乞飯書生否？」月波恍然想得，乃率諸徒，請昔日欺慢之罪。生悉撫慰之，月波感焉，備極款待。次日，生裝束畢，直投王公莊來，先將拜帖傳入。王公接帖，見上寫著周德聞之名，乃入而語夫人。夫人有周公子在心，殊不理會。公知其不可，自忖曰：「倘協吾願，即日許成，看夫人能奈我何否？」公欲出，夫人急曰：「吾已許定周公子矣。望老爺著實辭他。」公不答，即管著上冠服，下堂迎接。須臾生進來，公揖之。歷階而進，直抵堂上，行賓主之禮。既畢，坐而獻茗焉。

公把生微窺，極似周愛蘭色相。正在疑甚，生遂敘去年眷屬之誼，並別後契闊之情。公躍然驚喜曰：「原來楊兄所稱，正是賢契。只因前後異諱，遂令老夫錯認了來。若非今日說明，猶有兩端互執之慮。」生曰：「前名愛蘭者，乃小名非命名也。以稱於老大人尊前，理必如此耳。」公大悅。時秀英聞說周氏探花郎進謁，自潛於堂後聽之，欲定王公從違也。及聞說，周德聞即是周愛蘭。著意窺之，果然也。英大喜，回報於玉蘭。蘭正臥病在牀，聞之，精神頓爽。遽然起曰：「是耶，非耶？」英曰：「是也。」蘭喜曰：「如此，吾無憂矣。」其時，有傳此話於夫人者。夫人半疑半信，亦於花屏後窺之。適王公以有事退入，夫人迎著謂曰：「這事可笑呵！這客官非他人，卻原是臨江的周公子。」公瞿然曰：「這越發奇了。恐夫人認得不真。」夫人曰：「體貌宛是，怎得不真。」公曰：「可聞得臨江府尹諱名甚麼？」夫人曰：「姓周名祥。」公悟曰：「果然無疑，這就是愛蘭的叔叔了。」夫人曰：「愛蘭是他，周德聞周公子亦是他，非可笑麼？」公曰：「若依我昔日之言，事早已定，何至委曲如此。」俄，此語又聞於玉蘭。蘭大喜曰：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三而一。可謂奇外之奇矣。」與秀英宛轉諧談，嬌笑不已。

公出而問生曰：「令叔大人，今升授何職？」生對曰：「改任臨江。」公曰：「賢契可是由臨江掉駕否？」生曰：「然也。」公笑曰：「這真奇事了，想昔日賢契屈駕寒舍時，老夫欲以小女結個姻緣，以慰夙願。後因有故，事亦中止，是一次也。及賢契返駕荆南，連科及第。此時人遐路遠，各不相知矣。而恰有楊伯薦之，是二次也。及賢契隨任臨江，此時維日更久，幾不相識矣。而適又為拙荆遇之，約以絲蘿，一說而就，是三次也。合看來，事出三番，人即一個。參差顛倒，幻盡奇觀。若非天作之緣，安能巧合乃爾哉。」生暗喜辭曰：「材非松柏，安施2蘿。大人此言，恐難從命。」公曰：「天作之合，違天不祥，何卻焉。」時庖人入，告備席。公命開筵於閒閒軒。導生飲之，備極款待。生問及王兆麟何往？公說：「出就外傳去矣。」一時清談暢論，寄興恢諧。時秀英隔簾窺之，惹得遍體酥麻，不知搔處。心贊曰：「果然好個伶俐的郎君，眼得見與小姐做一對兒好夫妻，死且瞑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不知爾下日怎商議謝我哩。」生雖微覺之，不敢視也。飲至斜陽西墜，方才停杯。生欲歸，公重以婚事屬生，並訂婚期，慇懃無已。臨行，公猶出狐裘一領贈之，生銜甚，致謝回寓。

越數日，生帶侍從，將返臨江。中途間，忽遭山寇行劫，盤纏行李，一掠而空。生率諸僕從力鬥之，奈眾寡不敵，盡被傷殺。賊徒等悉獲財物，四散鬻之。尚有彩轎金牌，毀於路上。二日之內，傳遍豫章。俱說周探花經過某山，被賊劫殺，連僕從財物，都喪盡了。話傳及王公，舉家聞之大驚失色。公曰：「風聞之言，未可信也。」乃出而詢於人，人皆然之。又嘗往大街中，見故衣客有鬻狐裘者。公取看之，上有鮮血一點，恰是往日贈周生的。公駭然，亦不細問，急轉回家。剛至門，忽一僕由內奔出，惶惶忙忙。大喝曰：「正要尋老爺回來。」公忙問其故，僕指耳房曰：「入這裡便知。」公入房中，見一來人，滿面血痕，衣衫爛壞，憑几危坐。作呻吟聲。公問曰：「汝何人，怎麼如此？」那人歎聲曰：「我乃周老爺家僕也。」遂訴說被劫之事，且曰：



「隨行十餘輩，盡被殺傷。除我受傷少些，故奔走得到此哩。」公曰：「聞說周老爺被殺是否？」那人曰：「甚有膽力的都死，況老翁力無敵難，便有百個，也都休了。」說訖，放聲大哭。公知其實，回告夫人，亦哭起來。當時玉蘭聞之，大叫一聲，登時氣絕。秀英急告夫人、王公，聞之大驚。急投之方，既蘇，口不能語，但歔／淹泣而已。公慰之曰：「來者所言，未經眼見，則周郎之生死，猶未可知。須遣人往臨江探個是非，便知端的。」遂令一僕往探之。蘭猶泣臥啼眠，連日不起。

越半月，探者回來，說周老爺未曾遭凶，只死家丁數個。並將周生書札呈上，王公公披之，果周郎手筆也。書內具道人寡賊眾，斃僕五人。愚婿潛匿蘆間，倖免此難。細述一遍。書後重訂入贅日期。公閱畢，以示玉蘭。一家聞之，方才安樂。打點奩具以待婚期。時周生潛脫此殃，偕二三僕從，奔回臨江，具把寇端，告知叔父。周祥乃移文總督，伸奏朝廷。出將興兵，剿除賊黨，此是後事。生計所掠去等物。幾值數百金，然心固輕之。獨失去玉蘭胎的玉管筆，乃極懊恨。兀居數日，復訪張鳳仙於花關中。入室穿房，並前番的老嫗亦不見了，一時淒惋不已。

度過殘臘，已是來春。二姓婚期，卜將不遠，生與周祥計議親事。復往豫章，行納采之儀，及奠雁之禮。僚友來賀，車馬填門。弦管旌旗，千般鬧熱。周生著上冠服，加上簪纓。兀立中堂，待行拜禮。須臾，珠簾捲處，簇擁出一位新人。玉裹金裝，珠圍翠掩，鮮豔奪目，芬香襲人。眾侍女扶至中堂，行拜禮畢，然後送入洞房。飲合巹之宴，房中左右二席，各坐飲之。侑以弦歌，薰以蘭麝。金爐吐篆，銀燭搖光。月桂抱金瓶，秀英扶玉盞。勸肴勸酒，備極慇懃。酒至數巡，秀英是個乖性兒的，先教諸侍女各散睡了。自立於小姐之旁，搗開小姐錦巾，止以一扇掩映。生與玉蘭互相窺看，彼也暗喜道：「真好個千秋佳婿。」此也暗喜道：「真妙個百代佳人。」兩下魂魂飄揚，芳心欲碎。生忍耐不得，笑曰：「這段姻緣，分頭自選。顛來倒去，恰只在小生一人。曠古奇聞，真快事也。」蘭不答，但暗轉秋波，低頭微笑而已。生樂甚，傾壺覆盞，吃個不休。秀英閃近生前，低聲曰：「郎君少飲些，醉了誤事。」生會意，點頭笑曰：「然也。」秀英知趣，喚集侍女，徹了壺觴。自己薰暖衾窩，扶小姐於銀牀上。搗去服飾，放下羅幃。並附小姐耳朵邊，沉沉吟吟，不知吩咐些甚麼佳話。且曰：「春風微涼，寢衣又薄，小姐好安寢罷。」說訖，帶笑故出。

生乃輕遮繡戶，暗掩紗窗。重添華燭，高剔銀缸。披開錦帳，潛上牙牀。游安樂之國，入溫柔之鄉。抱晶瑩之軟玉，偎馥鬱之溫香。忙穿花之蛺蝶，驚戲水之鴛鴦。於是款款推心，低低致語。又愛又驚，欲辭欲許。著無限之嬌羞，寓無窮之興趣。芳心亂而惚惚，嬌聲笑而絮絮。既倒鳳而顛鸞，遂撩雲而撥雨。少焉，春夜交深，玉露淫淫，精神飄蕩，魂魄消沉。風流汗落，粉黛油侵。繞陽台之夢，墮碧玉之簪。柳葉翠欲落，梅花瘦不禁。極一天之快意，慰兩地之幽忱。斯固訂三生於片石，而值一刻之千金也。予嘗有洞房四絕，附錄於此，為好事者覽焉。

其一曰：

燭滅篆煙微，呼鬟掩玉扉，  
低頭弄裙帶，不自解羅衣。

其二曰：

素手攜團扇，半掩梨花面，  
欲顧復低頭，怕與郎相見。

其三曰：

兀坐意憧憧，潛驚夜半鍾，  
問他來睡否，但說兩由儂。

其四曰：

背面倚銀牀，含羞覲玉郎，  
羅衾薰個暖，欲就又徬徨。

個中快樂，人間僅有，天上全無。生房禮畢，彈著小姐香肩，笑曰：「小生素非劉晨，幸得伴仙人枕席，偎香擁玉，何樂如之。今而後畢生之願足矣。」蘭不應，轉面微笑。生復被衣展帳，攬玉蘭於懷間，細細撫摩，遍體觀玩。看其面，暗道：「蓮面生春。」看其眉，暗道：「眉黛青蘋。」看其眼，暗道：「眼橫秋水。」看其鬢，暗道：「鬢縱巫雲。」看其發，暗道：「發光可鑿。」看其口，暗道：「一點朱唇。」看其足，暗道：「金蓮三寸。」看其手，暗道：「玉筍一群。」看其語，暗道：「櫻桃略破。」看其笑，暗道：「三楚精神。」看其坐，暗道：「座中菩薩。」看其臥，暗道：「醉倒文君。」看其體，暗道：「芬香秀麗，真個是神仙中人。」生看到神思迷處，重伸雅意，再覓鴛鴦。蘭驚得玉面含羞，忙攬裙帶，低聲曰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。」生笑曰：「二吾猶不足，定於一吾弗能已矣。」蘭曰：「一朝而獲十，而子為我願之乎。」生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蘭曰：「後生可畏，如之何？」生曰：「男女居室，其味無窮，何畏焉。」蘭笑曰：「又贊其妙，吾不信也。」生曰：「不信，請嘗試之何如？」蘭曰：「其有所試矣不可。」生曰：「非疾痛害事也，卻之，卻之何哉。」蘭笑而不言，任生輾轉。生乃再鼓精神，作竟夜之樂。時秀英於窗處竊聽，盡曉所為。因情所牽，欲不能禁。為賦《如夢令》詞，以解塵：

今夜佳郎美女，渾倒鴛鴦一處。揭起碧紗籠，做盡翻雲覆雨。真趣，真趣，試聽低談絮絮。

是夜夫婦談及昔時遇合，今日雙成，快樂風流，徹夜不眠。蘭問及鳳仙近狀，生以不知所往告之。相與歎惜不已。自後生與玉蘭，朝雲暮雨，月酒花詩。曲盡恢諧，眷戀忘返。一日有臨江客至，投一書與生，生接拆之，乃鳳仙所寄也。書云：

宇宙茫茫，知心有幾？萬有所值，孰不鍾情。妾自跌足塵囂，四年於茲矣。往來觸目，曾幾何人。求一二知己良朋，殊未之覩。撫茲弱質，每憐薄命如花。而卓氏絲桐，空留虛調耳。越自去歲春間，君駕寵幸，甫領大教，復挹蘭儀。區區之心，庸以少慰。所可異者，一迎目際耳。而君則驚妾為籠中鳳凰，妾則奇君為池裡蛟龍。情誼兼深，肝膽具瀝。所謂知己，孰與加焉。及君遠棲異域，妾亦寄寓尼闈。將以避權雄而待君子也。一心千里，心望刀頭。憑弔而今，淚涸者數矣，腸斷者再矣。忘餐廢枕者，又屢矣。夢魂所屬，非君而誰。茲聞君足捷青雲，身衣白日。妾誠悲喜交集，以為君子揚眉。但自顧微軀，依然孑立。孤衷悵悵，誰與同之。東望豫章，徒增切怛耳。倘君尚念前盟，肯垂青眼。拾塵中之落瓣，以度餘香。俾得善始善終，免致風搖霧鎖。君之惠也，妾之願也。為此謹布鯉糾，以候尊裁。楮短情長，擲管嗚咽。天有盡日，心無已時。惟君子憐之！

生得書，方知鳳仙嬌寓尼院。然終恐玉蘭有礙，未敢開言。因此繞亂心腸，計亦終阻。一日與蘭對坐，不覺長歎一聲。蘭訝之，再三盤詰，生乃曰：「心有所慮耳。」蘭問何慮？生乃出鳳仙書示之。蘭接看畢，微笑曰：「君與仙姐，何志之堅耶？何情之結耶？」生曰：「知己相逢，實難遽割。」蘭曰：「君其欲之乎，兩斧伐孤樹，吾不願也。」生噫曰：「將以成其志耳，卿既不願，吾又安可強之。」蘭笑曰：「否，戲之耳。仙姐吾之知交也。吾之事，既蒙仙姐先薦之。仙姐之事，可不自吾玉成之。乞速迎歸，以慰飢渴。」生大喜。居過滿月，乃攜玉蘭、秀英同返臨江。生率新人，謁見周祥。祥大喜，令居後閣。

明日，蘭亟勸生往訪鳳仙。生然之，直抵尼庵。問張鳳仙何在？有老尼把生望一望，合掌曰：「非探花郎耶？」生曰：「然，安得賞識。」尼曰：「張娘子曾達書於君，非君又安知娘子在此。」生曰：「既如此，敢煩引見。」尼乃前導，詣一小廳，遣坐奉茶。因顧左房，隔簾呼曰：「張娘子那裡，周郎來矣。盍復整原裝出來相見。」忽房裡有驚喜聲。須臾，湘簾響處，張鳳仙冉冉而出。兩下執手，悲喜交乘。於是相對而坐，各敘契闊。仙歎聲曰：「去歲自君遠離，孑身獨守。恐為豪貴所迫，故假為女道士，嬌寓於斯。蒙老師傳見收，得以安居度日，感激多矣。及聞君連科及第，妾誠得為君子吐氣揚眉。今君果惠然肯來，共續鸞膠於昔日。真不負前番之苦志也。終身之幸，何待言哉。」生又將重訪花關不遇告之，仙甚為感歎。仙又問往豫章玉



蘭之事，可曾遇合。生點頭曰：「事濟矣。」遂將托為灌園，其中離散遇合，始終曲折，備細訴知。仙聽了，歎聲曰：「君用情至此，可謂深矣，切矣，盡矣。苦盡甘來，固其宜矣。但今王小姐現在何處？」生曰：「現在此府城，吾欲偕娘子攜歸衡州也。」仙大喜，二人又閒話移時，約了歸期，生乃辭去。

居月許，生念母嫂獨處，慨然思歸。先約鳳仙於江頭待之，自率玉蘭、秀英拜辭周祥。糾同鳳仙，相與偕返。蘭途中復與仙遇，問及被鬻苦情，鳳仙甚為淒悲。玉蘭甚為惋歎。馳驅半月，回至衡州。生率玉蘭、鳳仙拜母及嫂。母等見兩位新人，如花似玉，歡喜非常。念生離家數年，既享榮名，復偕佳偶。此番際會，豈比等閒。於是開慶賀之門，設宴享之筵。行祭祀之禮。門楣生色，遠近蜚聲。生念秀英舊好，娶於三房。三位夫人，孝母敬嫂，有加無已。並其兄德明，亦化於善。一家喜慶，人咸慕之。生念昔日從行家僕，死於豫章，寄柩彌陀寺。乃遣人盤歸葬之。

一日玉蘭檢鳳仙花箱中，得玉管筆一枝。上有「靜香清玩」四小字。驚曰：「此我昔日贈周郎物也，莫非周郎轉贈仙姐否？」乃攜以問生，生見亦驚曰：「吾昔在某山被寇時，已曾失去此筆。不知仙姐何處得來？」因轉以問仙。仙曰：「有人攜入尼庵鬻之，吾以數銀購得耳。」生曰：「真湊巧事了。」玉蘭曰：「此殆天教妾以貽周郎，而轉使周郎以貽仙姐也。」因與偕笑不止。

明年秋，生之兄德明，以國子監納選縣丞。旋擢河南許州、分州，復遷襄城縣知縣。蓋德明素有膽量，剛決有為。故屢見獎於上司。生之嫂亦隨任在官，多所勸勉。

後生為豫章太守，生欲之任。挈家偕行，玉蘭喜曰：「此天助我以歸寧之舉也。」既蒞任，生乃令玉蘭、秀英歸寧王公以及夫人。夫人抱玉蘭加之膝曰：「不意吾女兒至有今日。」翌日，生母張氏，亦以姻戚往謁之。彼此喜歡，款留數日。既返，生視事畢，亦往拜王公。是年王公之子兆麟，亦以弟子員登江西鄉薦第二。明年登進〔下原缺十一字〕內閣大學士戶部尚書。周德明官〔原缺六字〕兆麟官至江南巡撫。其親戚貴盛，赫絕一時。而令子賢孫，遂貽謀於勿替雲。

總論：

煙花子曰：「寫周生如神龍出現，捉摸不定。寫玉蘭如出水芙蓉，亭亭可愛。寫鳳仙如石壁奇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但周生與鳳仙之事易，周生與玉蘭之事難。文妙在寫周生灌花園一著，為周生識玉蘭張本。又妙在寫周生試文會一著，為玉蘭盟周生原由。至其寫玉蘭選的周愛蘭，王公選的周德聞，夫人選的周公子，是化一為三。至末後寫周愛蘭，無非周德聞；周德聞無非周公子，是又轉三為一。寫得委曲變化，幻成一段奇觀。奇事，奇人，可稱一快。

或謂鳳仙之事，可以不書。而不知玉蘭、鳳仙缺一不可。非鳳仙又安肯薦玉蘭以居嫡。非玉蘭又安肯容鳳仙以居次乎？鳳仙之事，玉蘭固終之，而玉蘭之事鳳仙實始之也。

周生之謁鳳仙，情何殷殷。鳳仙之拒周生何矯矯。然而周生非輕身也，其量高也。鳳仙非輕世也，其品重也。周生鳳仙，各自〔以下原缺二十字〕周生灌園之舉，是計窮力盡，萬不得已而為之。所謂君子之身可大可小，丈夫之志能屈能伸。固不消以枉尺直尋，代為解說也。